

民國十八年出版  
初級中學學生用

初中國文  
第四冊

朱劍芒編輯  
魏冰心校訂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再版

初級中學教科書 **初中國文(全六册)**

(第四册定價銀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朱劍芒

校訂者 魏冰心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大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本册提要

一、本册供初中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讀解，所採材料，在形式方面，漸側重於精密的組織，故多於長篇中節取其較重要的一部。間有小說文中嫌其過於冗長者，雖中間亦稍加刪節——凡經刪節者，均在題後說明，以便考查原文時，得以對照。

一、本册所選古語文與今語文，仍為六與四之比。

一、本册各篇體式，除記敘占最多數外，仍加重說理的文字，其各體的百分比如下：

記敘	說明	論辯	摹狀	發抒	詩歌	小說	詞曲
——	——	——	——	——	——	——	——
%三〇	%一五	%一五	%七	%五	%一五	%一〇	%三

一、本冊所選古語韻文。除詩歌外，更採簡短的小詞，庶使讀者了解中古期韻語的變遷迹象。

一、本冊古語作品，採自近代上溯至十一世紀中期——即北宋中葉——爲止，以期讀者山近古文學更漸進而研究中古的文學。

一、本冊內容，以灌輸革命知識、鼓勵現時代的革命精神爲主旨。首列各篇；在使讀者對於中山先生的偉大人格，有相當的認識；而於中山先生遺教的大體，亦有充分的了解。結末各篇，在使讀者對於已往的國恥，常有深切的印象；而於民族運動的進展上，更促成其一致的努力。

一、本冊的說理文字，兼採現代作家討論文學的作品數篇，俾知新文學的價值所在；而於舊文學中有價值、有生命的作品，亦有正確的辨認。

一、本冊正文字數，較第三冊加增一萬字左右，較長篇幅，計占全冊十分之四；至最長篇幅，則以四千字左右爲率。

新主義教科書  
初中國文 第四冊目次

- 一 建設雜誌發刊詞 孫文……………一
- 二 『和平』『奮鬥』『救中國』 汪兆銘……………三
- 三 哀思 陳西滢……………七
- 四 不朽的人豪 成仿吾……………一四
- 五 遊莫干山 汪兆銘……………一七
- 六 莫干山的瀑布 鄭振鐸……………一九
- 七 峽江寺飛泉亭記 袁枚……………二三
- 八 浙西三瀑布記 袁枚……………二六
- 九 尋大龍湫瀑布記 方苞……………二九
- 一〇 陳將軍二鶴記 侯方域……………三二

- 一一 鶴歎 蘇軾……………三五
- 一二 文學的方法 胡適……………三七
- 一三 白樂天的社會文學 戴傳賢……………四四
- 一四 平民的文學 周作人……………四八
- 一五 劉老老 曹雪芹……………五六
- 一六 景陽岡 施耐菴……………六八
- 一七 鞭虎救弟記 蔣衡……………七八
- 一八 祭妹文 袁枚……………八二
- 一九 旅行的動機 孫福熙……………八七
- 二〇 遊新都後的感想 袁昌英……………九〇
- 二一 錦纏道——踏青 宋 祁……………九七
- 二二 遊雁蕩記 方 苞……………九九

二三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	一〇二	
二四	塔山公園	鄭振鐸	.....	一〇五	
二五	流雲	宗白華	.....	一一一	
二六	蔬圃絕句	陸游	.....	一一三	
二七	易卜生	內崎作三郎著 王璧如譯	.....	一一五	
二八	懷念拜倫	張友鸞	.....	一一八	
二九	歐洲新教育的奇蹟	內崎作三郎著 王璧如譯	.....	一二一	
三〇	無聊消遣	梁啓超	.....	一二五	
三一	天演論導言一——	察變	赫胥黎著 嚴復譯	.....	一三〇
三二	上下古今談序	吳敬恆	.....	一三六	
三三	放棄自由之罪	梁啓超	.....	一四一	
三四	貓的天堂	左拉著 劉復譯	.....	一四四	

三五	魚兒 謝婉瑩	.....	一五五
三六	二漁夫 莫泊三著 胡適譯	.....	一六二
三七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葉紹鈞	.....	一七五
三八	街血洗去後 鄭振鐸	.....	一八二
三九	安南人休矣 袁中道	.....	一八七
四〇	文明的曙光 須林娜著 胡愈之譯	.....	一九一



新主義  
教科書  
初中國文 第四冊

一 建設雜誌發刊詞 孫文 二

本篇採自建設雜誌

我中華民國，以世界至大之民族，而擁有世界至大之富源，曾感受世界最進化之潮流，已舉行現代最文明之革命，遂使數千年一脈相傳之專制爲之推翻，有史以來未有之民國爲之成立。然而八年<sup>三</sup>以來，國際地位，猶未能與列強並駕；而國內則猶是官僚舞弊，武人專橫，政客搆亂，人民流離者，何也？以革命破壞之後而不能建設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黨同志，有見及此，故發刊建設雜誌，以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爲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爲易行之功，由是萬衆一心以

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sup>三</sup>者：此建設雜誌之目的也。茲當發刊之始，予樂而爲之祝曰：『建設成功！中華民國之建設迅速成功！』

【注釋】

(一) 字逸仙，後稱中山，廣東香山——現改中山——人。中華民國全民衆所尊仰的國父，著有中山叢書。(二) 是篇作於民國八年八月一日。(三) 語本美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 所說。

【問題】

現代的革命，何以稱最文明革命？破壞和建設的關係如何？最

重要的建設是甚麼？

## 二『和平』『奮鬪』『救中國』汪兆銘

本篇採自中國國民黨講演集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西紀一九二五）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躺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溷了，一種微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

『和平！』『奮鬪！』『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裏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和平』，『奮鬪』，『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

有一個人敢說他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卻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真真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和平』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和平」。孫先生的畢生

「奮鬪」，爲什麼呢？是爲「和平」而「奮鬪」。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和平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和平，是如此的。靳求和平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鬪。三民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和平是仁者的心事，奮鬪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sup>三</sup>說：『慈故能勇<sup>三</sup>；』都是這個道理。爲和平而奮鬪，以奮鬪求和平。和平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鬪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孫先生呢？『和平！』『奮鬪！』『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

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利平」「奮鬪」「救中國」做去。

【注釋】

(一) 語見論語。(二) 姓李，名耳，字伯陽，死後的諡法叫聃，所以亦稱老聃，孔子同時人。(三) 語見老聃所著的老子——亦稱道德經。

【問題】

和平……等三句連屬的意味，除了作者所說的，可能再尋釋些出來？  
孫先生用盡四十年心力，為甚麼不能達到他的主張？ 人民接受孫先生遺囑，最要注意的是那一句？

### 三 哀思 陳西滢

本篇採自西滢閒話

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協和醫院〔二〕移往中央公園〔三〕的時候，我也雜在鵠立道旁的數萬人中瞻望。我聽了那沉雄的軍樂，看了那在微風中飄蕩着的白幡，和在幡下走着的無組織、無秩序、三三兩兩、男男女女、臂上繫着黑紗、胸前戴着一枝白紙花的千千萬萬的人們——大多數是少年人們——我已經覺得心中一陣酸痛，眼淚便湧到眼眶子裏了。

我想到我只見過孫先生兩面，也是在民衆對他表示他們的景仰的時候，不過那兩次是歡迎，這一次卻是哀悼了。

在民國沒有成立以前，孫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神話傳說裏的人物。就是民國已經成立，那時的神話傳說還並不減它們的勢力。我

還記得有一個冬烘先生<sup>三</sup>在民國元年找吳稚暉先生求事——並且要在孫先生的臨時政府<sup>四</sup>裏求一事——他說，他早就知道孫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孫先生喬裝了一個施藥郎中，牽了一隻黑狗到常熟<sup>五</sup>，被人識穿了。知縣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拏他。他們把孫先生團團圍住了，孫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氣，脚下便生了一朵白雲，騰空而起，一直飛到上海跑馬廳<sup>六</sup>，纔落下來。這是他親眼看見的。

那時我初進中學校，聽了這種話，還不懂得笑，只覺着生氣。可是我所知道的孫先生其實也模模糊糊的，只不過靠着些報紙上的照像和不大可靠的記載。此外吳先生那時有幾句話，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覺到孫先生的偉大的人格。他說：『革命黨得了志，他們的面目全變了。始終保持着本來面目，沒有染着一些官僚習氣的，只有寥寥的幾個人，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他又常說：『孫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許多



曾經在患難時背棄他的，現在來了，他仍舊一視同仁的看待他們。」

\* \* \* \* \*

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孫先生，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孫先生下野的時候。我還記得有一天下午特地到滬甯車站去，到時車站裏面已經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那時弱小無力的我再也沒有方法可以進門。我只好立在車站外的道旁人叢中等待着。在聽見了歡迎聲和軍樂聲的多少時以後，我便見幾輛汽車慢慢的從車站出來，爲首的一輛中，坐着一個穿着很整齊的西服的人，他的溫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頭髮，八字鬚子，一望而知是孫中山先生。他舉起了高頂的絲帽，面上微微露着溫藹可親的笑容，可是不幾秒鐘便過去了。

我第二次看見孫先生便是在第一次的後幾天。上海新舞臺特別演一晚戲，歡迎孫先生。那天樓上送人，樓下還是賣座。我那晚跟了吳先生，

也坐在一個側面的包廂裏。我永遠不會忘記孫先生走進他的中間包廂的時候，樓上樓下的人都站了起來；戲臺後的演員，有的化裝已完，有的還沒有化裝，有的化裝方一半，也都出來立在舞臺上；他們首先舉起帽子，呼萬歲，樓上樓下的人都應和着，把我的眼淚都止抑不住的叫出來了。

我還記得那天演的是波蘭亡國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約在戲臺上的時候，還沒有在中座包廂的時候多吧。大約因為覺察着我如此，所以吳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來向孫先生的包廂走去，我見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廂的後面便住了。我起先以為他同孫先生說話去呢，此時知道是讓我就近處看看他。我就立在那裏，一直到孫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廂中只坐着兩個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發的坐在那裏，眼光直注在戲臺上，他的秀美的面容，優閒的態度，

完全表現出一個書生政治家來。政治家像孫先生這樣的有氣魄而無架子的，我到歐洲以後還偶然見過，在中國可以說沒有。

孫先生身後站立的人漸漸的多了，他走的時候，已經立滿的是人。他見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聲音我還沒有聽見過。

\* \* \* \* \*

孫先生靈柩到我面前的時候，我正回想着民國元年的記憶。我正見八九個孫先生的老朋友、老黨員，擡着靈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我在人叢中擠了出來，歸途想到我所見的都是下臺時的孫先生。民國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臺，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的舞臺，並且是下人生的舞臺了。——世界不是一個舞臺嗎？相隔

十餘年，每次下臺，都有千千萬萬的人歡迎着或是哀悼着，孫先生之外還有什麼人有這種魔力？孫先生在國人心中的是怎樣來的呢？我想：與其說因他的功業，還不如說因他的偉大的人格吧！

【注釋】

- (一) 民國十三年冬，中山先生抱病進京，——現在的北平——在協和醫院醫治，後來病歿鐵獅子胡同行轅內，仍舊把遺體送到醫院中殯殮。
- (二) 在北平天安門右邊，是舊時社稷壇遺址，現在已改名中山公園。
- (三) 據言上記載，當時有嘲笑鄭薰頭腦不清，說「主司頭腦太冬烘」。後來便把「冬烘」兩字，作為鄉村塾師的代稱。
- (四) 民國元年，中山先生在南京組織的政府。
- (五) 江蘇縣名。
- (六) 在上海公共租界，是西人賽馬的場所。
- (七) 波蘭 (Poland)，歐洲國名，西歷十八世紀之末，曾被德、奧、俄三國瓜分，大戰後已經復興。

【問題】

歡迎和哀悼，在那一處能顯出人的價值？

孫先生的度量，為甚麼

這樣寬大？

|孫先生在下臺時，如何也會受人歡迎？

## 四 不朽的人豪

〔二〕成仿吾 〔三〕

本篇採自洪水

### 一

大地在昏濛裏悲慘地顛簸，羣星微露着淒清的淚眼，宇宙新披了黑色的緇蕪，傷此一人喲！已棄人羣而去遠！

### 二

他是一顆明星，一團熊熊的炬火；他的光芒曾把四百餘州〔三〕普照，曾把專制魔王的鐐銬熔化成灰，曾在頹園鑄出自由的鮮花一朵。

### 三

但是那神明之胄〔四〕早已病入膏肓〔五〕；明星照臨時他們是沉沉未覺，一朝醒來他們已失去了南針，他們如今只在黑暗中摸索！

#### 四

這許是千古人豪的離奇的運命，也許是他的光榮，人羣的羞恥；他的光芒縱不曾及時爲人羣所感受，他的精神是永在人羣的心頭——不死。

#### 五

四十年間爲軟弱的民族入死出生，有如和風在殘枝上吹起嫩芽搖擺；也曾遺下累萬的文字指示迷津，然而他的精神遠在文字之外！

#### 六

親愛的喲！你們愛他，你們從他，請從他的精神向着永遠的前程猛進！他的光芒的餘燄猶若與世而長存，請步着他的後塵戮力同心而共驕！

#### 七

悲慘的運命！在這微明的時代，歌唱的安琪兒還在母懷未起；我的獻詩只是我的一片微忱，不朽的人豪須有不朽的名詩讚美。

【注釋】

- (一) 本篇所指的人豪，就是孫中山先生。(二) 現代著作家。(三) 從前日本人嘗把四百餘州稱我中國，如豐臣秀吉有「平定支那明室四百餘州之山河」的話。其實明朝有一千三百多州縣，他不過約計說的。(四) 指中國民族。(五) 膏盲在人體心膈間，病入膏盲，便沒有救，語見左傳。

【問題】

黑暗中摸索，有怎樣危險？  
陷溺在迷津中的，怎樣纔可挽救？  
讚美不朽的人豪，有甚麼用意？



## 五 遊莫干山 〔二〕汪兆銘

本篇採自國學彙編

初看山脚斜陽黃，漸聞涼風颯颯鳴高岡。炊煙漸上雲漸合，頓使山無遠近皆蒼茫。

夜上峯頭天已黑，缺月疎星氣蕭瑟。寥天忽吐賴虬珠，斑駁林巒半蒼赤。

披衣起立明霞中，朝氣撲面生冲融。羣山起伏何止千萬疊；修竹掩映何止千萬叢。沉沉黝色黯雲壑；瑟瑟清影明嵐峯。泉流澗中鳴不斷，其聲欲與風葉同琤琮。

平生愛竹已成癖，三竿兩竿青亦得；只今身已入山深，雖白雲鄉不此易。流長不洗孫楚耳<sup>〔三〕</sup>；峯青不蠟阮孚屐<sup>〔三〕</sup>；一角茅檐對遠山，此心

## 清似長天色。

### 【注釋】

- (一) 山在浙江武康縣西二十七里，高約二千餘尺，相傳戰國時干將莫邪在此鑄劍，所以有這名稱。近時外人多築室山中，作為避暑的場所。
- (二) 晉孫楚語王濟，將枕石漱流，誤云枕流漱石，濟云：『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答云：『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
- (三) 晉阮孚愛穿屐，人嘗見其取蠟塗屐，使之光澤。

### 【問題】

在山頂看斜陽西沒、和曉日東升，光景有怎樣不同？泉流澗中，有怎樣一種聲浪？竹的可愛，在甚麼地方？

## 六 莫干山的瀑布

鄭振鐸

本篇採自山中雜記

莫干山有兩個瀑布：一個是在這邊山下，一個是碧塢。碧塢太遠了，聽說路也很險；走過去，要經過一條只有一尺多闊的棧道，一面是絕壁，一面是十餘丈深的山溪，轎子是不能走過的，只好把轎子中途棄了，兩個轎夫牽着遊客的雙手，一前一後的把他送過去。去年，有幾個朋友到那裏去遊，却只有幾個最勇敢的這樣的走了過去，還有幾個却終於與轎子一同停留在棧道的這邊，不敢過去了。這邊山下瀑布，路途却較為好走，又沒有碧塢那末遠，所以我便渴於要先去看看——雖然他們都要休息一下，不大高興走。

瀑布的氣勢是那末樣的偉大，瀑布的景色是那末樣的壯美；那末多

的清泉，由高山石上，傾倒而下，水聲如雷似的，水珠濺得遠遠的，只要閉眼一想像，便知牠是如何的可迷人呀！我少時曾和數十個同學們一同旅行到南雁蕩山〔二〕。那邊的瀑布真不少，也真不小。老遠的老遠的，便看見一道道的白練布由山頂掛了下來，却總是沒有走到。經過了柔濕的田道，經過了繁盛的村莊，爬上了幾層的山，方才到了小龍湫〔三〕。那時的初春，還穿着棉衣。長途的跋涉，使我們都氣喘汗流。但到了瀑布之下，立在一塊遠隔丈餘的石上時，細細的水珠却濺得你滿臉身都是，陰涼的，陰涼的，立刻使你一點的熱感都沒有了；雖穿了棉衣，還覺得冷吸。面前是萬斛的清泉，不休的只向下傾注，那景色是無比的美好，那清而弘大的水聲，也是無比的美好。這使我到如今還記念着，這使格外喜愛的瀑布與有瀑布的山。十餘年來，總在北京與上海兩處徘徊着，不僅沒有見什麼大瀑布，便連山的影子也不大看得見。這一次所以到

莫干山，小半的原因，就爲那山上有瀑布。

山徑不大好走，時而石級，時而泥徑，有時，且要在荒草中去尋路。虧得一路上溪聲潺潺的，沿了這溪走，我想這總不會走得錯的。後來，終於走到了。但那水聲並不大，立近了，那水珠也不會飛濺到臉上身上來。高雖有二丈多高，闊却只有兩個人身的闊。那末樣萎靡的瀑布，真使我有些失望。然而這總算是瀑布，萬山靜悄悄的，連鳥聲也沒有，只有幾張照相的包紙，落在地上，表示曾有人來過。在這瀑布下流連了一會，脫了衣服，洗了一個身，濯了一會足。便仍舊穿好衣，與她告別了。却並不怎麼樣的惜別。

【注釋】

(一) 山在浙江樂清縣東九十里，山勢盤曲數百里，有一百二峯，山頂有湖，相傳雁鳥春歸，常在此留宿，故稱雁蕩，在平陽縣境的，稱南雁蕩。(二) 雁蕩有大龍湫，小龍湫，都

是有名的瀑布，小龍湫在獨秀峯西。

【問題】

要窮歷勝境，須具怎樣一種精神？看了小龍湫的瀑布，怎麼能使  
人格外喜愛？看了莫干山的瀑布，怎麼就使人失望？

## 七 峽江寺飛泉亭記 袁枚 [三]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爲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 [三] 之瀑，離寺百步；雁宕 [三] 之瀑，旁無寺；他若匡廬 [四]，若羅浮 [五]，若青田之石門 [六]，瀑未嘗不奇，而游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歡易別。

惟粵東峽山 [七]，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爲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牕明淨；閉牕瀑聞，開牕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

，可放筆硯，可淪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元〕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奕，余命〔元〕與之對枰，於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於是吟咏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三〕，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於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翳鬱，中隔長江〔三〕，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山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三〕；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 (一) 字子才，號簡齋，清浙江錢塘——即今杭縣人，乾隆時文學家，他的詩文作品，都極豐富，著有小倉山房集。
- (二) 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山勢高大，有著稱的瀑布。
- (三) 卽雁蕩山。
- (四) 山名，亦僅稱匡山或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最著稱的大瀑布，卽三疊泉，亦稱水簾泉，在五老峯背面。
- (五) 山名，在廣東博羅縣西北，峯巒四百餘，溪澗瀑布等有九百八十九處。
- (六) 山名，在浙江青門縣西七十里，兩峯對峙和門相似，石洞中飛瀑很盛。
- (七) 山在廣東清遠縣東，一名觀亭山。
- (八) 中國舊時，常稱夏秋間晴夜所見天空無數恆星集合的光帶爲天河，亦稱銀河。
- (九) 姓劉，山陰人，袁枚的弟子。
- (一〇) 空虛所發自然的音響叫天籟，人口所發的音響叫人籟。
- (一一) 指廣東的西江。
- (一二) 徵通說，句見論語。

### 【問題】

峽山的瀑，與天台等瀑，有甚麼不同？  
建飛泉亭的，是甚用意？  
風帆往來，何以無一人泊岸來遊？

## 八 浙西三瀑布記

袁枚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

壬寅<sup>二</sup>歲，余遊天台石梁<sup>三</sup>。四面萃者屢屢<sup>三</sup>，重者甌隤<sup>四</sup>，皆環梁遮迤。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礫所攔撓<sup>五</sup>，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

後十日，至雁蕩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匹練從天下，恰無聲響

。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煙，爲霧，爲輕縞，爲玉塵，爲珠屑，爲琉璃絲，爲楊白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着；日光照之，五色映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後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

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於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

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

無禮記、春秋。」余觀於浙西之三瀑也信。

【注釋】

- (一) 乾隆四十七年。 (二) 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 (三) 說文載：「屢屨，山顛也，」這裏是形容山的高危。 (四) 甗是穿底的瓦器；隤是山崖高低凹凸的意思。 (五) 阻遏的意思。

【問題】

浙西的三瀑布，那一處最爲奇特？耳目所未及的地方，何以不可臆測？昔人所言：「讀易者如無詩……」三句，是何用意？

## 九 尋大龍湫瀑布記 方苞〔二〕

八月望前一日，入雁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於衆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標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尋者希。』

過華嚴，鮑甥率衆登探石龍鼻流處，余至山下。或曰：『龍湫尙可至也。』遂宿能仁寺。

詰旦，輿者同聲以險遠辭，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卽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絕無險艱。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豺蟲，遭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問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爲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隨之，經蒙茸

，則手披足踏；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於地，曰：『過此則陡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無惑，惟余足跡是瞻。』鮑甥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平，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巖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於草間，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徵吾輩之誑，必衆辱之。』

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衆皆以遠迹爲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爲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衆廝輿，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誑，即暴於過客，不能譴呵而創懲之也，而懷怒蓄怨至此；況小人毒正，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爲不利於其私者哉。此嚴光、管寧之儔，所以匿跡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注釋】

(一) 字靈皋，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康熙時最著名的文學家，卽後世所稱桐城派古文

學的初祖，著有望溪文集。(二)賦性特殊，與世俗不合的人。(三)係一石龍，從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垂一大鼻至洞尾，鼻有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四)字子陵，東漢餘姚人，少年時，與光武帝同學，光武即位後，光遂隱居富春山——在浙江桐廬縣西——耕釣終身。(五)字幼安，三國時宋虛——古地名，在今山東臨朐縣東——人，漢末，避亂居遼東，後魏文帝和明帝兩次授以官職，均辭而不就。

### 【問題】

名蹟的地方，何以常多蕪沒？輿者因何怨習老僧？因怕結怨小人而銷聲匿跡，可也有不是之處？

## 一〇 陳將軍二鶴記

侯方域〔二〕

沙隨〔三〕李氏有二鶴焉，豢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三〕之間，盡載其室孥與其財貨器幣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黷〔四〕鶴也，吾尤李氏而黷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五〕，必專必潔。

是日也，考鐘伐鼓〔六〕，陳清商之樂〔七〕，大譙其客於堂上，享其士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

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八〕，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九〕之大姓，遼東〔三〇〕之貴族，



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于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sub>三</sub>羣飲，仰天而歌烏烏，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

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注釋】

- (一) 字朝宗，清河南商丘人，是清初著名的文學家，著有壯悔堂集。(二) 春秋時地名，在今河南寧陵縣西北。(三) 指湖南的洞庭及湘水。(四) 侮辱的意思。(五) 是說料理鶴糧。(六) 掃擊鐘鼓的意思。(七) 樂曲名，出漢時相和歌，晉荀勗採舊詞施用，稱清商三調，就是平調，清調，瑟調，係周時房中曲的遺聲。(八) 戰國時，燕昭王築台於易水東南，上置千金，延聘天下名士，本從郭隗以千金收買駿骨之說，本篇借此比喻，故即改爲好馬。(九) 今江蘇松江縣西平原村，古有華亭谷，是晉陸機的故宅。機死時，嘆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一〇) 漢遼東人丁令威，學道靈虛山，道成後，化鶴歸遼，事載搜神記。(一一) 古時的一種遊戲，亦作六箸。

【問題】

以求鶴之道求士，士何以肯至？ 以養鶴之道養士，士何以將掉臂而去？ 堂下之士，因何垂泣？

一一 鶴歎 軾二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

『豈欲臆對如鵬三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脰閣瘦驅。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

驅之堂上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

『難進易退我不如！』

【注釋】

(一) 字子瞻，宋眉山人，他貶居黃州時，嘗築室東坡，——今湖北黃岡縣東——因自號東坡居士。他的詩文書畫，俱稱一代大家，著有詩文詞等數百卷。(二) 臆對，是以意代答的意思，漢賈誼鵬鳥賦中，有「請對以臆」一語。

【問題】

供人娛樂，是怎樣一種恥辱？ 不受誘餌，是何等一種志氣？ 人的難進易退，怎麼反不及鶴？ 人

## 一二 文學的方法 胡適

本篇從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內節取的——原文載胡適文存第一集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一)收集材料的方法 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人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爲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 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

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 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菴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觀察的、所經驗的，究竟有

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二)結構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用做小說呢，還是做戲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布局 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sup>二</sup>，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sup>三</sup>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sup>四</sup>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卻不但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苦痛、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sup>五</sup>』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從『某人娶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



。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能造得出有價值的新文學呢！

(三)描寫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甲)寫人

(乙)寫境

(丙)寫事

(丁)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

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注釋】

- (一) 據胡適所撰水滸傳考證，施耐庵是明朝中葉一個文學家的假名，水滸傳係描寫北宋末年，梁山草寇宋江等一百八人的事實，七十回以後，為明人羅貫中所續。(二) 唐玄宗天寶年間，安祿山起兵作亂，各地方很不安靖。(三) 字子美，唐代最著名的詩家，著有杜工部集。(四) 是描寫拉夫苦况的一首詩。(五) 本詩不著作者的姓名，據沈德潛所選古詩源，斷定他是漢代的作品。

【問題】

近人所作的小說，為甚麼只探些官場妓院和醜態社會中的材料？

現在的文人，要怎樣覺悟才能多造些有價值的新文學？ 收集材料和

結構描寫，比較的那一件更難？

### 一三 白樂天的社會文學 戴傳賢

樂天的詩有幾種長處：第一是「平民的」，這不但在思想上看得出，在詩體上已經可以見得樂天的文學絕無貴族的氣味了。第二是「寫實的」，無論是抒情詩、詠物詩，一點沒有神祕的臭味，也沒有誇大的習氣。第三是「現代的」，他的題材都是從當時的社會狀況上面尋出來，盡力的描寫，盡力的批評；令現在我們讀他的詩，還可以憶想當時的社會情況。這三種特色直是他家所萬萬不及的。

樂天對於貧富、貴賤、苦樂不均的社會，不滿意到了極點。他的詩裏面，描寫這種狀況的最多。秦中吟的輕肥、賣花，新樂府的賣炭翁、縛戎人，都是極深刻的創作。賣炭翁一首尤其沈痛。這樣貧民生活的苦況和現在情形，一點沒有兩樣。白樂天如果曉得一千多年後的今天，仍

舊如此，不曉得要怎樣悽愴呢！

樂天又是極力反對黷武主義的。平和本是中國人一貫的理想，詩人的詠嘆，更多發揮平和主義的。杜甫的兵車行之類便是如此。却總不及白樂天新豐折臂翁樂府的深刻。他不但是從結果上描寫黷武主義的禍害，並且從原因上說破黷武主義的卑劣。如果把他這個題材來做小說，已經可以成一部很大的創作。這種雄偉的精力真是樂天的特色了。全篇有三百多字，中間寫折臂原因一節，幾乎像是爲德國、日本那樣行徵兵制度的國家寫照。近幾年來，日本爲逃避兵役，去損毀身體的人也漸漸加多起來了。中國既然沒有行這個非人道的制度，本來是萬幸；偏偏又有許多人以爲非行德意志式的徵兵制度，算不得文明國。這種不懂得人道、正義的人，我倒要請他多讀一點唐詩，叫他曉得說破徵兵制度的罪惡，反對軍國主義，主張解除武裝，維持平和，決不是近代夢想平和的人

新造出來的。

樂天對於女子的境遇，也是極富於同情心的。不過當日的社會經濟組織，和現代絕對不同，所以觀察和主張，便不如現代女子解放主張的澈底。這完全是時代的差別，不能拿近代人的思想，近代社會組織的根柢去批評他。只要看他從「人」的立足點，憐惜沉淪的婦人、怨曠的閨女，絕不似那些專門描寫「性慾衝動」的詩人，已經是很難得的。

就這幾種思想的表現上看來，樂天究竟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平民的文學者。雖不會直接的描寫出他理想社會，但是當時那種貧富不齊、貴賤不均、窮兵黷武的國家和社會，在他看來，都是一種極大的罪惡；就可以推測到他理想上的「平和的國家」、「幸福的社會」的影像了。

大凡一國的政治革新和社會進化，文學的感化力量最大。文學裏面

，詩歌和小說的力量更是普遍的。「平民主義」這個名詞，靠着散文的鼓吹，造成了一個空招牌的民國。今後如果要組織新國家、新社會的真理印到多數國民的腦髓裏去，韻文的陶融，一定是少不了的。唉！現代平民的詩人在那裏？現代的平民文學者在那裏？

### 【注釋】

(一) 唐代詩人白居易字樂天，晚年常住河南濟陽縣龍門山東首的香山，因稱香山居士。他所著的詩，有長樂集七十一卷。(二) 字季陶，浙江吳興人，生長四川。是革命的先進者，歷任中央執行委員，及考試院院長。他在民國初年，曾任報館主筆，所用筆名，常署「天仇」兩字。

### 【問題】

貧富貴賤苦樂不均的社會，是怎樣造成的？文學的感化力，爲甚麼詩歌和小說最能普遍？現代的作品，甚麼是最大缺點？

## 一四 平民的文學 周作人

本篇從點滴上選取的

「平民文學」這四個字，字面上極易誤會，所以我們先得解說一回，然後再行介紹。

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但這兩樣名詞，也不可十分拘泥。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牠普遍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

中國現在成了民國，大家都是公民。從前頭上頂了一個皇帝，那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隸，向來沒有貴族平民這名稱階級。雖然大奴隸對於小奴隸，上等社會對於下等社會，大有高下，



但根本上原是一樣的東西。除却當時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無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麼區別。

就形式上說，古文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但這也不盡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所以確有貴族文學的性質。至於白話，這幾種現象，似乎可以沒有了。但文學上原有兩種分類，白話固然適宜於「人生藝術派」的文學，也未嘗不可做「純藝術派」的文學。純藝術派以造成純粹藝術品爲藝術唯一之目的，古文的彫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話也未嘗不可雕琢，造成一種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遊戲的文學；那便是雖用白話，也仍然是貴族的文學。譬如古銅鑄的鐘鼎，現在久已不適實用，只能尊牠是古物，收藏起來；我們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盤碗了。但銅器現在固不適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盤碗的適用；倘如將可以做碗的磁，燒成了二

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純白的觀世音<sup>三</sup>，那時，我們也只能將牠同鐘鼎一樣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盤碗一樣適用。因為牠雖然是一個藝術品，但是一個純藝術品，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人生的藝術品。

照此看來，文字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區別，現在再從內容上說。內容的區別，又是如何？上文說過貴族文學形式上的缺點，是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這內容上的缺點，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學應該著重與貴族文學相反的地方，是內容充實，就是普遍與真摯兩件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祇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遍，也更為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sup>三</sup>道德，祇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為真

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天下決無祇有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數最喜說的殉節守貞也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爲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祇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們說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祇想表出我的真意實感，自然不暇顧及那些彫章琢句了。譬如對衆表白意見，雖可略加努力，說得美妙動人，却總不至於謊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聽，或編成一個笑話，說得鬨堂大笑，却把演說的本意沒却了。但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祇須以真爲主，美即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與以美爲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

平民文學的意義，照上文所說，大略已可明白。還有我所最怕被人誤會的兩件事，非加說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白話的平民文學比古文原是更為通俗，但並非單以通俗為唯一之目的。因為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話，本非全數的人盡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學，現在也不必個個「田夫野老」都可領會。近來有許多人反對白話，說這總非田夫野老所能了解，不如仍用古文。現在請問，田夫野老大半不懂植物學的，倘說因為他們不能懂，便不如拋了高賓球三氏的植物學，去看本草綱目<sup>四</sup>，能說是正當辦法麼？正因為他們不懂，所以要費心力，去啓發他；正同植物學應用在農業藥物上一

樣，文學也須應用在人生上。倘若怕與他們現狀不合，一味想遷就，那時植物學者只好照本草綱目講點玉蜀黍性寒、何首烏性溫給他們聽；文人也好編幾部封鬼傳、八俠十義給他們看；還講什麼我的科學觀、文學觀呢？

第二，平民文學決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在現在平民時代，所有的人都祇應守著自立與互助兩種道德，沒有什麼叫慈善。慈善這句話，乃是富貴人對貧賤人所說，正同皇帝的行仁政一樣，是一種極侮辱人類的話。平民文學所說，是在研究全體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夠改進到正當的方向，決不是說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學者，見了一個乞丐，決不是單給他一個銅子，便安心走過；捉住了一個賊，也決不是單給他一元鈔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給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但他有他心裏的苦悶，來酬付他受苦或爲非的同類的人。他所注意的，不單是這

一人缺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的事，乃是對於他自己的、與共同的人類的運命。他們用一個銅子或用一元鈔票，贖得心的苦悶的人，已經錯了；他們用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買得心的快樂的人，更是不足道了。偽善的慈善主義，根本裏全藏著傲慢與私利，與平民文學的精神，絕對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

在中國文學中，想得上文所說理想的平民文學，原極爲難。因爲中國所謂文學的東西，無一不是古文。被擠在文學外的章回小說幾十種，雖是白話，却都含著遊戲的誇張的分子，也夠不上這資格。祇有紅樓夢要算最好，這書雖然被一班無聊文人學壞，成了玉梨魂<sup>〔七〕</sup>派的範本，但本來仍然是好。因爲他能寫出中國家庭中的喜劇悲劇，到了現在，情形依舊不改，所以耐人研究。在近時著作中，舉不出什麼東西，還只是希望將來的努力，能翻譯或造作出幾種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作品。

## 【注釋】

- (一) 詩經小雅中的詩句。 (二) 佛教中所稱菩薩名，世俗雕塑的像，多作婦人裝飾。
- (三) 凡一部分發育不完全的，叫做畸形。 (四) 本草是中國最古的藥書，相傳上古神農所作。
- 明李時珍更取各家所說，編成本草綱目五十二卷。 (五) 中國的舊小說。 (六) 清曹雪芹所著的長篇小說。 (七) 近時徐枕亞所著的哀情小說。

## 【問題】

貴族文學最大的弊病是甚麼？ 慈善主義，在根本上有甚麼害處？

現在的著作家，要負怎樣一種責任？

## 一五 劉老老 曹雪芹〔一〕

本篇節自紅樓夢三九——四二各回

有一年的秋天，劉老老帶着板兒，又帶些棗子、倭瓜並些野菜，到榮府來看鳳姐；仍是周瑞娘子陪她進來的。見了平兒，趕忙上前問好。又見了鳳姐。鳳姐因賈母叫，趕忙去了。臨去囑咐劉老老等着回來說說話兒再去。這裏周瑞娘子等陪了劉老老坐着，說些閑話。劉老老見鳳姐不來，說：『天不早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娘子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徑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娘子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



的難爲她擔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趕緊前去。劉老老道：「我這個樣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恤老憐貧的！想你是怯生，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娘子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

\* \* \*

\* \* \*

\* \* \*

\* \* \*

\* \* \*

\* \* \*

卻說榮國府內有一個大花園，名叫大觀園。園中樓閣亭臺、山林花草，以及村舍茅屋、荷池稻田、無不具備。所有榮府中一輩的姊妹，及一位公子名喚寶玉的，都分住在園內。當時平兒等來到賈母房中，彼時

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美人一般的丫鬟，在那裏搥腿。鳳姐站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前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太太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娘子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怕生，不知問候。賈母向劉老老問長問短，又留她住了一兩天再去。那搥腿的丫鬟名喚鴛鴦，是賈母貼身服侍有體面的大丫頭，見賈母留劉老老住下，忙命老婆子帶去洗了澡，挑了兩件隨常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樣場面，忙換了衣裳出來，再在賈母榻前，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都在這裏坐着，也都聽得津津有味。說了一會，大家也就散了。

次日，賈母因見園中菊花盛開，叫了寶玉等姊妹們來，商議在園中擺席賞菊。一夕無話，次日天氣清明，賈母帶領衆人來到園內，劉老老也隨了來。只見一個丫鬟，捧了一個大盤子，裏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檢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回頭笑向劉老老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說話間，已到了一處。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上下蒼苔佈滿，中間一條石子砌的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衆人拉她道：『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這是我們走熟了的。』她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脚下果踏滑了，拍撻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

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對劉老老道：『這是我外孫女兒林黛玉的屋子，這裏叫做瀟湘館。』說着，走出瀟湘館，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着大食盒出來，鳳姐忙問：『早飯擺在那裏？』賈母道：『擺在那邊秋爽齋就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隨後就來。』

鳳姐聽說，便同了鴛鴦等帶着端飯的人，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我們今日也得一個女清客了。』鳳姐會意，兩人如此這般商議撮弄劉老老。正商議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大家入座。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鴛鴦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座，拏起箸來，覺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

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拏這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個叉把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沉，那裏拏的動牠。』說的衆人都笑起來。等到上菜之時，鳳姐特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擡頭。』自己卻鼓着嘴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大家有噴了茶的，有吐出飯的；林黛玉笑的岔了氣；寶玉笑得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話都說不出來；侍候的媳婦丫鬟們，無一個不笑的彎腰屈背。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不笑，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拏起箸來，只覺不便，又道：『這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吃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都出來了，只忍不住，叫人在後揷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她的話了。』

「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鬧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頸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她取笑。一時吃畢。賈母帶領衆人，各處閒逛了一會，賈母命將酒席擺在園中綴錦閣下，大家走來入席，吃了一會酒，行了一會令，劉老老又鬧出許多笑話來。一時席散，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她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別處逛了一會，賈母倦了，鳳姐等圍隨着歇息去了。這裏寶玉姊妹及衆丫鬟，都要帶着劉老老逛，隨着取笑。一時來至一個牌坊底下，牌坊上嵌着「省親別墅」四個字，劉老老道：『啊呀！這裏還

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麼？』衆人笑得拍手打掌，還要拏她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她，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她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 \* \* \* \*

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及許多油膩飲食，又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瀉完走出，酒被風吹，只覺得頭暈眼花，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尋不着門。再走過

去，忽見一帶竹籬，順着路走去，得了一個月洞門。跨進門內，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沿池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她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甚疼。細看那女孩兒，原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走進門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透剔，金彩珠光，眼都看花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剛從屏後得了一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她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着你進來的？』又見她帶着滿頭花，劉



老老說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的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得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機括，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進去。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她此刻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扭身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料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

且說衆人等她不見，板兒尋不着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毛廁裏了。』因命兩個婆子去尋，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

不見。寶玉房中一個大丫頭名叫襲人說道：『一定她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我且去看來。』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玩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就聽見鼾聲如雷。忙進房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臥在牀上。襲人這一驚不小，忙趕上來，將她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污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揮。襲人恐驚動人，被寶玉曉得了，只向她搖手，不叫她說話。忙點上許多香。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說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命她坐下，向她道：『你出去就說醉倒在山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她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

。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了她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她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她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

【注釋】

(一) 據胡適紅樓夢考證——胡適文存卷三——曹雪芹名密，是前清八旗世家曹寅之孫，約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紅樓夢亦稱石頭記，是一部偉大的言情小說，全書一百廿回，以賈寶玉，林黛玉爲書中的主人翁。本篇所描寫的是劉老老初進大觀園的情形。

【問題】

劉老老初見賈母時，有怎樣一種神情？酒席上鬧笑話時，又是怎樣一種神情？闖進寶玉臥室中時，她的醉態又怎樣？

## 一六 景陽岡 施耐菴

本篇節錄水滸第二十二回

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sup>二</sup>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面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箸，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來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下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

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  
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醞醇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

『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殼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儻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烏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便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

前後共喫了十八碗，取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

？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來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了樹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了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



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現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五年、月、日。』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那天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語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

武松走了一程，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燿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啊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畧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是沒了一半。——

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面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打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卻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

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揮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酥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鬪得牠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再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

【注釋】

- (一)山東縣名。(二)俗稱麻藥酒，用風茄研做細末，投入酒中，喝了，便使人昏沉睡去，須待藥力盡後，方能蘇醒。(三)俗稱虎爲「大蟲」。(四)宋時所置縣名，清爲江蘇淮安府，民國後改爲淮陰縣。(五)宋徽宗年號。

【問題】

武松在酒店中喝酒時，有怎樣一種神情？在景陽岡初遇大蟲時，換了怎樣一種神情？打死大蟲後的神情，又是怎樣？

## 一七 鞭虎救弟記 蔣衡二

至行多奇，奇必發于天性，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強而行之，鮮克有濟。余所聞江都程含光少時鞭虎救弟事，可謂奇矣！

康熙乙卯秋，含光偕仲弟自六安歸，過筭嶺；嶺峻且險，會日暮，四顧絕人煙，沉陰黯慘，二人各策蹇行。俄而腥風驟起，飛沙疾捲，木葉撲面如雨下，猛虎攫其弟去。含光大驚墜地，持短鞭力追，左手據虎頸，右以鞭亂捶虎頭，呼號聲震山谷。虎怒，力不得肆，舍其弟據嶠而吼，將以搏含光。含光負其弟疾奔下嶺，投旅店。既息肩，其弟尙一息未殊，以湯灌之，徐甦。含光喘亦略定，起視仲肩，前後十餘孔，血淋漓滿地，復大慟。有道士謂之曰：『虎牙有毒，深入，惡血不盡出，不可救。』含光竭力以口遍吮之，去血數升，醫數十日漸平，乃

偕歸。

當是時，含光仲弟甫十有五歲，今年已近八旬，其傷痕歷歷可數，俱寸許闊；每解衣示人，則淚涔涔，念乃兄不置也。

含光，大程邨望族，幼具至性，偕諸弟讀書，因家道中落，謀所以養親，遂以治生爲急，奔走大江南北。家少康，遠近親朋重其才，有重務，悉資之，未嘗以勞瘁辭，故不克永世<sup>〔七〕</sup>。

又聞含光能盡孝養，歸囊所有，必陳於父母前，不少私其妻子。與人交，重然諾，濟困解紛，人咸賴之。——而竟以中年殞命！

嗚呼！含光至此死，死亦可以無憾！向使虎攫仲弟時，氣餒戰慄，伏地不能起，卽起，欲圖所以救，區區一竹鞭，何足撻虎威，唯有坐視其弟糜<sup>〔八〕</sup>虎口，或捐軀與之同盡耳。而含光當其時，奮身一往，目中不知有虎，并不知其爲竹鞭，且不知有己；唯痛弟危難而奔赴之，其死其

生不暇計。余故曰：『此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誠也。』至于今，八十老翁，一鞭撫摩，時時以血淚拂拭，光瑩滑澤，如鑑珍藏，以爲世守，眞千古奇行，足以垂教友愛云。

後乙卯<sup>〔五〕</sup>金壇拙存老人蔣衡，客廣陵<sup>〔三〕</sup>蕃釐道院，友人屬爲記，且銘其鞭。銘曰：『堅多節，光瑩澤；仲氏血，思我伯。昔遇虎，以此策；力不敵，誠能格。胡不壽？致夭折；八十翁，形影隻。自摩娑，染成碧；請余銘，友恭<sup>〔二〕</sup>式。』

【注釋】

(一) 一名振生，字湘颿，號拙存，清江蘇金壇人，康熙時文學家，著有拙存堂集。

(二) 江蘇縣名。(三) 康熙十四年。(四) 清安徽直隸州名，民國後改爲縣。(五) 在安徽

歙縣北八十里。(六) 驚弱的驢馬稱「蹇」。(七) 是說因過於勞苦，不能享長壽。(八) 糜

爛的意思。(九) 雍正十三年。(一〇) 後漢時郡名，故城在今江都縣東北。(一一) 稱兄



弟間的相愛。

【問題】

含光何以能鞭虎？含光仲弟在年老時想念乃兄，心中有怎樣一種感傷？發於天性的友愛，在什麼時候最易顯露？

## 一八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sup>二</sup>冬，葬三妹素文<sup>三</sup>於上元<sup>四</sup>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綺夢<sup>四</sup>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貞<sup>五</sup>，遇人仇離<sup>六</sup>，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受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sup>七</sup>一章。適先生參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

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倚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sup>〔八〕</sup>，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矐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sup>〔九〕</sup>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嬰媿<sup>〔三〇〕</sup>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嬾<sup>〔三一〕</sup>，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sup>〔三二〕</sup>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sup>〔三三〕</sup>非不婉孌<sup>〔三四〕</sup>，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殮殍<sup>〔三五〕</sup>，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sup>〔三六〕</sup>可喜可愕之事，聊資

一懼。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sup>〔三〕</sup>。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繇憊已極，阿孀問望兒歸否，強應曰諾。予已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尚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今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sup>〔四〕</sup>，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窆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

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兄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注釋】

- (一) 乾隆三十二年。(二) 名機，嘗自號青琳居士。(三) 清江蘇縣名，今併入江甯縣。
- (四) 畸與奇通，是說奇異的夢。(五) 據袁枚所撰女弟素文傳的大概：「素文適如皋高氏，係指腹爲婚。後高氏子有禽獸行，其家恐誤素文，假稱壻有疾病，請取消婚約；素文涕泣不願。及嫁高氏後，常受荼毒，奩具盡被典賣，更將素文往償賭債；爲枚父所聞，遂向

官廳訴訟，與高氏子離異，攜素文歸家。」（六）是說夫婦的離異。（七）詩鄭風篇名。

（八）唐代制度：進士及第後，始著宮錦袍，枚於乾隆三年成進士，卽還鄉結婚。（九）漢時建都陝西長安，後因通稱國都爲長安。（一〇）始生的小兒叫「嬰妮」，此指幼年時代。

一一）指枚母章太孺人。（一二）用目示意意思。（一三）指枚妻王氏。（一四）是說婦人的柔順。（一五）久疾未愈，半臥半起的叫「殮牒」。（一六）就是小說筆記等類。（一七）就是現今的江蘇江都縣。（一八）營葬的墓穴。

### 【問題】

素文誤嫁匪人，是怎樣造成的？不自由的訂婚，有怎樣害處？親愛的兄妹，臨死不及一面，心中有怎樣一種悲痛？

## 一九 旅行的動機

孫福熙 二二

本篇從著者在法國時所作的遊記大西洋之濱上節錄的

獅有四條腿，攀到巖石的頂上，伸頭出樹梢，探望羣獸的蹤跡；有時跳到深谷中，痛飲瀑布根處清涼的泉水。鶴有兩條腿，涉過沙灘浮在波濤中洗澡；又有兩隻翼，飛上雲霄長嘯震天地。就是被人馴養的雞鴨，牢籠了一晚，在早上被放出來時，還知記念牠們已失的本能，提起兩足，鼓動兩翼，飛上石級或籬笆。生在水中的魚，也長許多鰭，龍門之水往下流，牠卻逆水向上游；牠們渡過太平洋，從亞洲游到美洲，又渡過大西洋，從美洲游到歐洲。螢是小蟲了，然而也知道可惜時間，攜燈夜遊。就是些小的蜉蝣，也知利用頃刻的生命，作幾度岸邊與水面間的飛舞。我的肢體之不如蟲魚鳥獸，還不是我個人的過失；我的肢體之

漸趨於懈怠，實在是我的大恥辱！

\* \* \* \* \*

凡是船，不論有無驚濤怒浪，都要開出去；倘若牠想安靜些，怕顛覆，或怕打動如鏡的水面，水便要迫牠生綠苔如人之被迫於年齡而生鬚髭。世間沒有所謂安靜的存在，即使你宣言你是睡眠了，你就會遇見夢的驚擾；即使你宣言你是死亡了，你就會遇見豺狼蠅虻。你怕走在車前，被車馬追逐；但當走在牠的後面時，你就一口一口的吃牠簸揚起來的塵沙。……倘若是一條箭，雖然沒有人放牠在弓弦上，也該出發去找牠的靶子。倘若是一葉風箏，沒有飛起來，那裏能彀知道風的東或西。我跳起來，雖然我的四肢無力；我飛起來，雖然我沒有翼；我該去認識我所不認識的事物！



(一) 現代著作家。(二) 山名，在山西河津縣——陝西韓城縣中間，是夏禹所鑿，與黃河相通。

【問題】

肢體漸趨懈怠，怎麼就算大恥辱？ 只想安靜的人，究有甚麼害處？  
世間一切事物，要怎樣纔可認識？

## 二〇 遊新都〔二〕後的感想 袁昌英〔三〕

本篇從現代評論上節取的

這口南風的來勢，真不可當！竟把我吹送到新都去住了幾天。在拜訪親友以及酬酢清談之外，我還捉住了些時間去遊覽新舊名勝。秦淮河畔仍是些清瘦的垂楊與泣柳，在那裏相對淒然，彷彿怨訴春風的多事，暗示生命的悲涼。那些黑癟枯槁的船隻也仍然在那裏執行它們存在的使命，臭污混濁的煤炭水自然也還是孜孜流着。只有人——萬物之靈的人——卻另呈一番新氣象：肩章燦爛的兵將，西服或長衫的先生，旗袍或短裝的婦女，都在那裏生氣勃勃地、喜氣洋洋地、追撲着小巧伶俐時而逃避時而在握的快樂神。他們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龍井〔三〕的清香，花雕的芳馥，言語的熱烘，野草的青嫩，桃李的芳豔，功名事業的陶醉。那

自然！人生是這些事，這些事就是人生！

雞鳴寺前也一樣的有兩種氣象：碩大宏敞的玄武湖，滿披着蔓延無忌的蘆葦及浮萍，表露一種深沉忍毅的悶態，似乎在埋怨始造它的人的沒出息，生出不肖的子孫來，讓它這樣老耄龍鍾的身體感受短蘆野棘的欺凌；前面的崇山峻嶺也是沉毅不可親近的在那裏咬住牙根硬受着自己裸體暴露的羞辱。只有茶樓上的人卻歡天喜地在那裏剝瓜子，飲清茶，吞湯麩——高談闊論，嬉笑詼諧，儼然天地間的主宰是他們做定了的。

走上偉大雄壯的臺城<sup>〔五〕</sup>，我們的視野卻頓然更變了形像。這裏有的是寂靜，是荒涼，是壯觀！人們許是畏忌梁武帝<sup>〔六〕</sup>的幽魂來纏擾的緣故吧，都不肯來與這奪魄驚心的古城相接近。然而我們民族精神的偉大更在何處這樣塊然流露在宇宙之間呢？噫！我們的腳踏着的是什麼？豈不是千千萬萬，萬萬千千，無量數的磚石所砌成的城牆嗎？試問這磚石那

一塊不是人的汗血造成的？試問這綿延不斷橫亙於天地間的大城，那一寸、那一步，不是人的精血堆成的？脚，輕點放步吧，我們祖宗的血汗，你應當尊敬愛惜些。心，你只管震顫，將你激昂慷慨的節奏，來鼓醒、來追和千百年中曾在這裏劇烈顫動過的心。性靈，至少在這一瞬之中，你應當與你已往的千萬同胞共祝一觴不朽的生命。他們已經染指過了他們瞬息中生存的甘苦。你現在正在咀嚼着。你以後更有繼承者。繼承者之後又有繼承者。在這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時間中，你們各個的生命雖然明日黃花，然而合起來在這偉蹟上及其他不朽的事業上，你們都可得着共同的永生！清風是美酒，白光是金杯，只管盡量的多飲幾杯！

對着古蹟，我有的是追慕、懷憶、神馳。對着新名勝，許是與我更接近的緣故，我的情緒與精神就完全兩樣了，欣賞之中總不免批評神的

闖入。新名勝之中，自然首推中山陵墓<sup>七</sup>。因爲急欲一面的情熱，我和朋友竟不避新雨後溼爛的道路，驅着車，去盡興的拜賞了一番。數里之遙，在車上，我們就眺見了前面山腰上塊然幾道白光在發耀，恍若浪山蒼翠中忽然湧出一股白濤，皎潔輝煌的。以位置而論，中山墓自然較明孝陵<sup>八</sup>高些。然而就一路上去的氣魄而言，我卻不敢說前者比後者雄壯些。孝陵的大處，令人精神驚撼處，就是一路上排列的那些翁仲<sup>九</sup>，石象，石馬。在它們肅然看守之中，我們經過時，自然而然的感覺一種神祕，一種浩然的氣魄。向中山墓驅進之時，我們的精神並沒有感着偌大的搖撼。許是正路還未竣工，我們所經過的是側路吧。但是一到了墓前的石階上，往下眺望時，我們纔領略了它這一望千里無涯的壯觀！這個位置纔真不愧代表孫先生的偉大人格，宏遠意志，碩壯魄力。然而我們覺得仍然美中不足。假如這全國人所尊敬的國父的墓能建築在更高的地

點或索性在山巔上，一目無涯的望下來，那豈不更能代表他那將全人類一視同仁的氣魄嗎？間接的豈不更能代表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嗎？一個時代的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常是在它的紀念勝蹟上面看得出來，在這上面多花幾百萬銀錢確是值得的事！這建築的本身雖然也有優點，但是在形式上講起來，不是我們理想中的國父墓。石階太狹，趨勢太陡，祭堂也不夠稱寬宏巍峨；墓與祭堂連在一塊，更減少不少的氣魄。我們覺得正墓如果再上一層，中間隔離一層敞地，看上去，一定更雄偉些。然而不過是私人的評斷與理想。將來這個紀念勝蹟完全竣工之後，我們希望它給與人的印象要比我們這次所得的要深刻、要動人些。在這形象粗定之時，我們自然看不出它的全璧的優美。……

舊名勝也好，新名勝也好，我都與你們暫時分別了。何時再來瞻仰你們的芳容，我卻不敢預言的了。我現在又回到這塵埃滿目、錢臭通衢

的上海了。新都啊，你的油然嫩翠，到處花香美貌，此刻仍在我心眼中閃灼着、嫣笑着！你有的是動人的古蹟，新鮮的空氣，明靜的遠山，蕩漾的綠湖，歡喜的鳥聲，綠得沁心的園地！這是何等令人懷慕啊！

【注釋】

- (一) 國民政府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才定都南京，所以人都稱牠做新都。(二) 現代的女著作家，精通法文，爲女作家中致力於文學和藝術史的研究的第一人。(三) 茶名，產浙江西湖的龍井。(四) 酒名，產浙江紹興，罈上都繪彩畫，故稱花雕。(五) 在玄武湖傍，鷓鴣寺後，是南朝宋、齊、梁、陳故宮的遺址，梁武帝被侯景圍困餓死，就在這個地方。
- (六) 姓蕭，名衍，初仕齊，後篡齊即帝位，性好佛教，在位四十八年。——公歷五〇二至五四九。(七) 在城東紫金山——即鍾山，占地約二千餘畝。(八) 在中山門——舊稱朝陽門外，鍾山的西南麓，是明太祖的陵墓。(九) 秦時有勇將阮翁仲，死後，始皇把他鑄成銅像，立在咸陽宮司馬門外，所以後世稱銅像石像，都叫翁仲。

【問題】

新舊名勝，究竟那一處可貴？  
怎樣的古蹟纔能動人？  
遊過名勝的人，因何把繁華的市廛厭棄？



二二 錦纏道——踏青 宋 祁

燕子呢喃，景色乍長春晝；靚園林萬花如繡。海棠經雨胭脂透；柳展宮眉，翠拂行人首。

向郊原踏青，恣歌攜手；醉熏熏尙尋芳酒。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

【注釋】

(一) 詞調名。(二) 字子京，宋安陸人，後徙居雍丘——今河南杞縣。仁宗天聖年間，與兄弟同成進士，時人稱大宋小宋，著有宋景文集。(三) 唐杜牧清明詩有「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兩句。

【問題】

燕子呢喃時的景色如何？海棠經雨，柳拂行人，是何時何地的情

景？ 向郊原踏青，有如何一種樂趣？

二二 遊雁蕩記 方苞

癸亥<sup>三</sup>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跡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

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sup>三</sup>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sup>三</sup>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

『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sup>四</sup>之浮山<sup>五</sup>，金陵之攝山<sup>六</sup>，臨安<sup>七</sup>之飛來峯，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疥蹶然而入人目；而茲山

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

「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已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注釋】

(一) 清乾隆八年。(二) 清湖南永州——今零陵縣，與廣西柳州——今馬平縣，都是富

時的府名。(三) 唐柳宗元字。宗元在監察御史時，因坐王叔文黨，降爲永州司馬，後遷柳

州刺史。(四) 指今安徽桐城縣。(五) 山在今安徽盱眙縣西，山下有穴，淮水漲時，穴反

高露；水減時，穴反低落；這山很像浮在水面一般，所以稱牠做浮山。(六) 就是南京的棲

霞山。(七)就是現今浙江的杭縣，宋高宗南渡後，建爲國都，當時稱臨安府。(八)稱操行純潔的人物。

【問題】

用文字摹寫山水的形狀，以何者爲最難？秀美的崖洞，何以常被愚僧和俗士剝鑿？怎樣的山，纔能保存太古容色？

### 二三 遊褒禪山 〔一〕 記 王安石 〔二〕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塚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

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共出，則或咎其欲出

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於是予有嘆焉：

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矣，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於仆碑，又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sup>三</sup>蕭君圭君玉，長樂<sup>四</sup>王回深甫，余弟安國平甫，安上純甫。

至和<sup>五</sup>元年七月某日，臨川<sup>六</sup>王某記。

【注釋】

(一) 山在今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二) 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在神宗時，嘗創行新法，封荊國公。他的詩文作品，都稱一代大家，著有臨川集。(三) 即今江西吉安縣。

(四) 福建縣名。(五) 宋仁宗年號。(六) 即今江西臨川縣。

【問題】

幽深的奇境，何以遊者都不能窮歷？有志而不至，與盡其志而不至，有甚區別？對於名勝處文字漫滅的仆碑，應起怎樣一種感想？



## 二四 塔山公園 鄭振鐸

本篇採自山中雜記

到塔山去的路是很平坦的。由山後的一條很寬的泥路走去，後面的一帶風景全可看到。山石時時有人在丁丁的伐採，可見近來建造別墅的人一天天的多了，連山後也已有幾家住戶。

塔山公園的區域，並不很廣大，都是童山，雜植着極小極小的竹樹，只有膝蓋的一半高。還有不少雜草，大樹木却一株也沒有。將到亭時，山勢很高峻，兩面石碑，立在大門的左右，上叙這個公園的緣起，碑字已爲風雨所侵而模糊不清，後面所署的年月，却是宣統二年（？）。

據說，近幾年來，亭已漸圯，最近有一個什麼督辦，來山避暑，提倡重修，現在正在動工。到了亭上，果有不少工匠在那裏工作，木料灰石，

堆置得凌亂不堪。亭是很小的，四周的空地也不大，却放了四組的水門汀建造的椅桌，每組二椅一桌，以備遊人野餐之用。亭的中央，突然的降起了一塊水門汀建的高丘，活像西湖西泠橋畔重建的小青墓。也許這也是當桌子用的，因為四周也是水門汀建的亭欄，可以給人坐。

再沒有比這個亭更粗陋而不諧和的建築物了，一點式樣也沒有，不知是什麼東西，亭不像亭，塔不像塔；中不是中，西不是西；又不是中西的合璧，簡直可以說是一無美感，一無知識者所設計的亭子。如果給工匠們自己隨意去設計，也許比這樣的式子更會好些。

所謂公園者，所謂亭子者不過如此！然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在莫干山所建築的唯一的公共場所。

虧得地勢占得還不壞。立在亭畔，四面可眺望得很遠。莫干山的諸峯，在此一一可以指點得出來。山下一畦一畦的田，如綠的繡氈一樣，

一層一層，由高而低，非常的有秩序。足下的岡巒，或起或伏，或趨或聳，歷歷可指，有如在看一幅地勢實型圖。

太陽已經漸漸的向西沉下，我們當風而立，略略有些寒意。

那邊有烏雲起了，山與田都爲一層陰影所蔽，隱隱的似聞見一陣一陣的細密的雨聲。

『雨也許要到這邊來了，我們走吧。』

這是第一次的到塔山。

第二次去是在一個絕早的早晨，人是獨自一個。

在山上，我們幾乎天天看太陽由東方出來。倚在滴翠軒廊前的紅欄干上，向東望着，我們便可以看到一道强光四射的金線，四面都是斑斕的彩雲托着，在那最遠的東方。漸漸的，雲漸融消了，血紅的血紅的太陽露出了一角，而樓前便有了太陽光。不到一刻，而朝陽已全個的出現

於地平綫上了，比平常大，比平常紅，却是柔和的，新鮮的，不刺目的。對着了這個朝陽而深深的呼吸着，真要覺得生命是在進展，真要覺得活力是已重生。滿腔的朝氣，滿腔的希望，滿腔的愉意，滿腔的躍躍欲試的工作力！

怪不得晨鳥是要那樣的對着朝陽宛轉的歌唱着。

常常的在廊前這樣的看日出。常常的移了椅子在陽光中，全個身子都浸沒在牠的新光中。

也許到塔山那個最高峯去看日出，更要好呢。泰山之觀日出不是一個最動人的景色麼？

一天，絕早，天色還黑着，我便起身，胡亂的洗漱了一下，立刻起程到塔山。天剛剛有些亮，可以看見路。半個行人也沒有遇見。一路上急急的走着，屢次的回頭看，看太陽已否升起。山後却是陰沉沉的。到

了登上了塔山公園的長而多級的石階時，才看見山頂已有黃金色，東方是已經亮晶晶的了。

風虎虎的吹着，似乎要從背後把你推送上山去。愈走得高風愈大，真有些覺得冷慄，雖然是在六月，且穿上了夾衣。

飛快的飛快的上山，到了絕頂時，立刻轉身向東望着，太陽却已經出來了，圓圓的血紅的一個，與在廊前所見的一模一樣，眼界並不見得因更高而有所不同。

在金黃的柔光中浸溶了許久許久才回去，到家還不過八時。

【注釋】

(一) 莫干山最高峯名，舊有塔，現已圯毀。(二) 在民國紀元前二年。

【問題】

游覽地方的建築物，爲什麼定要美觀？絕早的早晨，獨自出遊，

有怎樣一種趣味？

泰山上觀日出的景色，何以最能動人？

## 二五 流雲

宗白華

啊，詩從何處尋？——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裏，載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

\* \* \*

爲什麼我的雙眼，

總是不停留地向着天邊那顆星兒看着？

啊，在這四圍的黑夜中，

只有灼爍的牠，

映着我心中的一點光明。

\* \* \*

我願聽

星河繞日的歌聲！

我願聽

白雲流空的歌聲！

我願聽

搖籃邊慈母的歌聲！

【問題】

細雨微風裏的落花流水，是怎樣一種聲音？黑夜中望着天邊的星，是何等一種神情？搖籃邊慈母的歌聲，爲什麼好聽？



二六 蔬圃絕句 陸游〔二〕

百錢新買綠蓑衣，不羨黃金帶十圍；  
枯柳坡頭風雨急，憑誰畫我荷鋤歸。

青青蔬甲早寒天，想像登盤已墮涎；  
更欲鋤畦向東去，園丁來報竹行鞭。

瓦疊浮圖盆作池，池邊紅蓼兩三枝；  
貪看忘却還家飯，恰似兒童放學時。

懶隨年少愛花狂；且伴羣兒鬪草忙。  
行徧山南山北路，歸時新月浸橫塘。

【注釋】

〔一〕字務觀，宋山陰人，是南宋著名的詩家。爲人疏放，因自號放翁。著有劍南詩稿。

【問題】

在風雨中披蓑荷鋤，是何等一種風趣？兒童放學回家，有怎樣一種快樂？隨少年愛花與伴羣兒鬪草，所得的樂趣，有甚麼不同？

## 二七 易卜生<sup>1</sup>

〔二〕內崎作三郎〔三〕著 王璧如譯

本篇選自近代文藝的背景

易卜生，實爲人生的藝術家；又爲人生的深刻的觀察者，銳利的批評家。

他對於過去，而注重現在的生活；對於社會，而擁護自我的存在；對於男性，而援助女性的反抗。白蘭德是個人主義〔三〕自我實現的一大戲曲；傀儡家庭〔四〕是女性對於男性的覺醒的叫聲。誠然，他所選取的題材，專是屬於挪威〔五〕方面的；不知道挪威的人，要想了解易卜生，實很困難。但是他自己，却以爲這不過藉此特殊的社會，或民族的描寫，以描寫人類的共通的某種事物罷了。這是他的戲劇，所以給與了近代世界的戲劇以很大的影響的地方。

1 Ibsen, Henrik

2 Brand

3 A Doll's House

4 Norway

他的生涯，只有奮鬥，只有努力。

他在幼小的時候，當過人的僕役，備嘗了一切的辛酸。他基於這種經驗，以觀察人生，批評人生；因此他常有新問題的提出。

非難他的人，竟說：他的舞臺，是說教壇。但是他的偉大，就在這一點。試看他的容貌，何等的怪偉！不是像具有豫言者的風骨嗎？他能深思，且能就他所見過的人的人生，加以批評。惟其如此，所以他的戲劇，不獨感動了挪威的國民，而且感動了德國，感動了英國，以及法國、俄國。

有人呼他爲近代戲劇的鼻祖<sup>(註)</sup>，這決不是過言。卽在日本，易卜生的作品，亦大抵都繙譯了。他對於劇壇的改革，實有很大的貢獻。

總之，易卜生雖在將來，亦自有其研究的價值。

(一)挪威有名的戲劇家，他的作品，嘗給與全歐洲文學的影響。(1828—1906) (二)日本現代的著作家。(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倫理學的一派。重視個人的獨立自由，而欲以自身爲基礎，去規定一切的行動。(四)也是易卜生所編的戲劇名。(五)歐洲北部立憲王國。亦譯作「腦威」「諾威」。(六)就是說開創的始祖。

### 【問題】

易卜生的戲劇，怎麼能使近代世界的戲劇受到很大的影響？對於人生的觀察和批評，須具怎樣一種經驗？在我國流行的戲劇，有甚麼缺點？

## 二八 懷念拜倫<sup>1</sup> [二] 張友鸞

本篇選自京報文學週刊

望不見瑞士山<sup>2</sup> 頭皚皚的雪，望不見萊茵河<sup>2</sup> 邊皎皎的月；惟聽着漠北的沙風，呼呼吼號，使我的懷念，與之俱遠；我便向空中膜拜，彷彿見詩聖躋足歸來。

但我們相距太遠，不能把握言歡；你已到死的王宮裏，或尙有什麼吟唱嗎？然而我們總有會晤的一天，在那渺茫的天上。我願你那時引着我共徘徊於明月之旁，我願你那時共着我呆看那星光之燦爛。

白天我曾深深地望了你的金像，我見着前世紀的悲哀，我見着你徜徉於山巔湖畔。夢中，更給予我一個大大的玄想，雪梨翁<sup>3</sup> 與你偕來；你那所愛的一羣鵝，也還依然無樣。

1 Byron, George Gordon Noel Lord

2 Rhine River

3 Shelley, Percy Byshe

那希臘之魂未曾亡喪，而你的旗幟卻已不知何往。可憐我們東方麻醉的人民，何時能借你的大纛來做招魂幡？在那月白風清的曠野，我們散步於荒丘枯冢間，只默念着你過去的英魂，更何時以熱情伴我們作戰？

【注釋】

- (一) 亦譯作裴倫，或拜倫，擺倫，是英國著名的詩人。(1788—1824) (ii) 瑞士國內多山，山嶺積的雪，常四時不絕。(iii) 歐洲著名的大河，源起瑞士境內，貫君士坦斯湖 (Lake of Constance) 北流，折入德國西部，又流經荷蘭，至鹿特丹 (Rotterdam) 附近，注入北海，全河長八一〇哩。(iv) 亦譯作師梨，或塞理，也是英國著名的詩家。(1792—1822) (v) 希臘在西元前五六世紀時，稱全歐文學藝術的中心。西元一二〇四年，被威尼斯 (Venice) 征服；一四五六年，又入於土耳其；至一八二九年，始離土自立。拜倫有哀希臘詩十六章，是生平最有名的作品。吾國現代文學家，如胡適、馬君武、蘇曼殊，都有譯作。

【問題】

爲甚麼已往的詩人，常能使後人懷念？在我國的歷史上，可也有富於熱情的詩人？麻醉的人民，要怎樣使他奮興？



## 二九 歐洲新教育的奇蹟

內崎作三郎著 王璧如譯

本篇從近代文藝的背景上節取的

在百年以前，教育方面，無論是大學，是中學，都無專爲婦人設立的學校。她們所有的教育，不過爲法語、意大利語、歷史、地理、圖畫、音樂而已；并且程度很低，決不能引起深造的趣味。獨在裁縫方面，最爲熱心。所以當時的婦人，就自然的好作閒談，愛讀下等的小說。

從此以後，因爲新教育的結果，對於婦人方面，遂發生一大奇蹟了！原來身體很弱，竟變爲血脈旺盛，筋肉發達的婦人了。

此種現象，在近代的歐洲，隨處可以看到。我們倘到各地女學校的運動場、體操場去參觀，那末，對於近代年少婦人的活潑的運動，將不得不大吃一驚。從前的所謂倦怠，所謂無聊的現象，已經毫不存在；而

光明和運動的精神，却充滿在女學校的空氣之中了。

現時一般爲母的婦人，亦被社會的新氣運和空氣所刺激，雖然過了三十、四十的年歲，已不復懷抱未老先衰之感了。而且一般婦人，又明白了因爲肉體美的發達，精神美的方面亦自能充分的發揮；而在男子可以學習的事項，婦人亦無有不能的。所以今日的婦人，遂和男子同等的學習科學、醫學，以及法律、政治、經濟；而且所得的成績，有時竟超過男子以上。於是大多數的大學，都爲婦人而開放門戶了。因而婦人亦有取得學位的特權了。

在今日歐、美各國，既已得有博士學位的婦人，其數已不在少；而在法律、經濟、醫學、教育、文學、美術諸方面，已經成名的婦人，亦不計其數。

總之，現時已爲婦人覺醒的時代，被壓迫的婦人，已經開始呼吸自

由的空氣了。海闊天空的精神，已充滿於聰明而有教育的婦人之心了。此實爲世界人類的歷史上一大事件，現在和將來的文明，或者將依婦人的協力和貢獻，而現出更大的進步和發達，亦不可知。惟其如此，近代文藝，所以多取材於婦人問題。例如易卜生的挪拉<sup>1</sup>，以及滋德曼的瑪古塔<sup>2</sup>，就是最著名的例證。

倘能對於歐洲婦人覺醒的背景，得有充分的理解，在近代文藝上，自能發生更大的趣味。

#### 【注釋】

- (一) 挪拉是易卜生所編的戲劇名，劇中描寫丈夫對待妻子，像一種玩意兒，所以亦譯作傀儡家庭。(二) 滋德曼，是德國的戲劇家兼小說家。他的作品，多學法國的寫實派。瑪古塔，是他所編的一種戲劇名。英名及生卒年代待考。

#### 【問題】

我國舊時的婦女，和歐洲未施新教育前的婦女相比，可完全相似？我國自革新教育後，婦女所得到的成績，可能和歐洲相比？我國大多數的被壓迫的婦女，要怎樣纔能使她們都吸着自由的空氣？

### 三〇 無聊消遣

梁啓超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做某樣某樣的玩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外面看來，像沒有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原。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着，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着，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爲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着牠不叫牠過去；任憑你有多大金錢，也不能買牠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sup>〔二〕</sup>，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

愛惜之物，沒有能穀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

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牠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鐘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將剩下的時間，騰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

我國因爲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令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作一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卻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的還嫌不夠，兢兢業業的一分一秒不敢糟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牠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牠遣了牠。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

這步田地。咳！可痛！可憐！

《論語》<sup>三</sup>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着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拿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sup>三</sup>說的：『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sup>四</sup>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

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烟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這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我看現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班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那朝鮮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sup>五</sup>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興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sup>六</sup>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為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



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眞眞是亡國鐵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 【注釋】

(一) 晉朝的陶侃，嘗說：『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二) 書名，是孔子門人紀錄孔子平日所講的話而集成的。(三) 書名，本是禮記中的一篇，宋儒把牠分出，和中庸——也是禮記的一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四) 名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他嘗築室在貴州修文縣的陽明洞中，所以人都稱他做王陽明。(五) 名炎武，字寧人，明末崑山人，亭林是他的別號。(六) 朝鮮和日本訂立合邦條約時的全權大臣。

### 【問題】

就個人生活上，專講消遣的有甚麼危害？人的無聊，是怎樣造成的？我國上中流社會的人，爲甚麼容易懶惰？

### 三一 天演論導言一三——察變

<sup>1</sup>赫胥黎<sup>2</sup>著嚴復<sup>3</sup>譯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sup>2</sup>未到前，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坏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颿風怒號，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sup>5</sup>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蝮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sup>3</sup>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彊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

1 Thomas Henry Huxley

2 Caius Julius Caesar

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英之南野，黃芩<sup>〔七〕</sup>之種爲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樞未轉<sup>〔八〕</sup>，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草耳，若跡其始祖，遠及洪荒；則三古<sup>〔九〕</sup>以還年代方之，猶灑渴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

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蓄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sup>〔一〇〕</sup>年歲之中，每每員輿<sup>〔一一〕</sup>，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且繼今以往，陵谷變遷，又屬可知之事，此地學不刊之說也。假其驚怖斯言，則索證正不在遠，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爲海。蓋蜃灰爲物，乃羸蚌脫殼

積疊而成；若用顯微鏡察之，其掩旋尙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爲海，此恆河沙數<sup>〔三〕</sup>，羸蚌者胡從來乎？滄海颶塵<sup>〔四〕</sup>，非誕說矣。且地學家歷驗各種殭石<sup>〔五〕</sup>，知動植庶品，率皆遞有變遷。特爲變至微，其遷極漸；即假吾人彭聃<sup>〔五〕</sup>之壽，而亦由暫觀久，潛移弗知。是猶「螻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sup>〔六〕</sup>」，遽以不變名之，眞瞽說也。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爲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

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爲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爲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

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實天下之至爭也。

<sup>1</sup>斯賓塞爾<sup>[1]</sup>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注釋】

(1) 英名爲 *Evolution and Ethics*，是說明政治、宗教、學術思想等，均由自然演進，因說理深奧，所以先作導言十八篇，給讀者一種淺顯的概念，本篇就是導言的第一篇。

(2) 英國生物學家，他對於動植物的研究，很有心得，後來見了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所著的進化論，非常信服，便著書講演，代他宣傳。天演論，就是宣傳進化學說的。

1 Herbert Spencer

種。(1825—95) (三)字幼陵，號幾道，清末福建侯官人，是介紹西洋近代思想的大著作家

。除天演論外，如羣己權界論，羣學肄言等，都是最有價值的譯作。(四)羅馬的大將兼政

治家，他嘗掌握大權，文治和武功，都很著稱，後被共和黨徒刺殺。(西元前100—44) (

五)縱橫交錯的意思。(六)紛披繁盛的樣子。(七)一種多年生草，夏開紫白花，根色深

黃。(八)是說古時地面的形狀，尚未變成現在的樣子。(九)就是歷史學家所分上古，中

古，近古的各時代。(10)千的萬倍叫京，萬的萬倍叫垓。(11)指地球。(12)恆

河係印度的大河，佛經上常用恆河沙比喻極多的數。(13)據葛洪神仙傳載：「麻姑云，

已見東海三爲桑田，王遠歎云，聖人皆言海中行復颺塵。」這原是道家的臆說，然而與事實

却很暗合。(14)是極古時代的動植物原形尚存而質地已化的一種化石。(15)據古時

傳說，彭祖和老聃，都享數百歲的長壽。(16)句見莊子，比喻生命的短促。(17)英

國哲學家，也是很信天演說的。(1820—1904)

地面上一切生物的種族，要怎樣纔能自存？現時代人類的生存競爭，有怎樣一種狀況？世界的人種強弱，和國家存亡，究竟是否關於天擇？

### 三二 上下古今談 〔二〕序 吳敬恆 〔三〕

憶戊戌變法 〔一〕 之際，朝旨欲即寺觀爲學校，當時之輿論不相入。曾見一賣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論於市人曰：『寺觀爲從古所有，烏可議廢者？』嗚呼！「從古所有」，豈獨寺觀？攘臂怒目，爲「從古所有」爭者，豈獨賣菜男子？故篤舊而誠一者，非必有所緣，坐解「從古所有」誤耳。否則，賣菜男子於寺觀爲風馬牛 〔四〕，攘其臂，怒其目，胡爲其不憚煩？

其實大字 〔五〕 之內，時時相似而不同，必無「從古所有」之一物。古之爲義，對今而立；彈指之頃，以正彈指時爲今，則未彈指時爲古。惟其如此，故吾人論古之心量，爲廣爲狹，可以遠不相倫。

假若賣菜男子，亦如老學究 〔六〕，能稍通史事，縱彼別有所蔽，並可



爲寺觀左袒<sup>〔七〕</sup>，然必不肯言「從古所有」。極「從古所有」之弊害，莫可得而盡言。

我生五十載，正所謂一彈指之頃，顧在前二十年，吾耳吾目，驚惶咨訝，以爲創有者，竊窺今日青年之態度，淡然漠然，早視爲「從古所有」，習焉相忘。有不然者，止少數飢聞父兄之提命<sup>〔八〕</sup>，及多讀斷爛國聞記載者耳。夫曰「從古所有」，若寺觀類者，輕重尙少；設或推諸庶事，以強者憑陵之權利，許爲「從古所有」；或以弱者奴隸之義務，亦安爲「從古所有」；則優劣之天演，忽焉而行乎其間。由微之著，爲存爲亡，禍福大矣！

雖然，二十年之短時，或有或非有，尙不能無所提命，無所記載，則求賣菜男子，能得老學究之知識，一部十七史<sup>〔九〕</sup>雖繁，不能不從頭說起。因是，去歲銷夏，卽思以無足重輕之文章，成一中國六千年史談之

小說。既而乃悟老學究誠較通達，必可不言寺觀爲「從古所有」。然彼仍不能與知於寺觀與學校之得失，適與賣菜男子表裏相左袒者，其蔽卽蔽於以六千年所有，亦稱爲「從古所有」而已。故欲與今之青年，上下於古今，將進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進之以六千年以前之遠古。天人之際，鑿而可溝者，無論爲宇宙，爲星辰，爲日月，皆一一窮其構造，著其系統，是卽所以說明六千年之由來，先使知六合<sup>(一)</sup>內外事事物物，無所謂「從古所有」。此無量數世界變相四卷，所以先史談而脫稿。且萬物交於吾前，又有所謂「向來如此」之一說。此卽吾人嘯濡於大氣，俯仰於雲物，莫不以爲兩間<sup>(二)</sup>之現象無非「向來如此」，——「向來如此」者，其義猶夫「從古所有」。——而不知風雲雷雨等等，亦即無量數變相中之一境。故從其類而演述之，並以明其何以如此；亦不欲使人習於「向來如此」之故見，適以堅其「從古所有」之信仰而已。

四卷既就，且取「與吾黨青年上下於古今」之義，名之曰上下古今談。以此四卷之演述無量數世界變相者爲前編。他日六千年中國史談續演畢，即以爲後編。辛亥<sup>二二</sup>閏月談天老人序。

【注釋】

- (一) 是一種演義體裁的科學小說，很深切的描寫自然現象，所以原名稱做無量數世界變相。(二) 初名眺，後改名敬恆，字稚暉，號拙庵，江蘇無錫人。革命的先進者，歷任中央監察委員。他的新舊著作，都很豐富；上下古今談，係民國未成立以前的作品。(三) 清光緒二十四年——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德宗任用康有爲、梁啓超輩，變更舊法，改行新政，後太后那拉氏臨朝，幽禁德宗，廢除新法，新黨楊銳等六人，悉被殺戮，康、梁亦逃避海外。
- (四) 比喻各不相關的事情，語見左傳。(五) 是說天地之間。(六) 指年老頑固的學者。
- (七) 表示助人的意思，語見漢書。(八) 是說耳提面命，形容最誠摯的教誨。(九) 宋以前的學者，所讀史書，只有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種，在仁宗、英宗時，方把禁

中所藏的歷代史書付刻，又增補中間的缺失，至五代史止，合史記等共成十七史，後來「十七史」三字，便成一個習用的名詞。（一〇）就是上下和四方。（一一）就是天地之間。

（一二）革命軍在武昌起義的一年——清宣統三年。

### 【問題】

社會習於「從古所有」、「向來如此」的故見，於國家進化上，可受着甚麼影響？「從古所有」……等謬見，要怎樣纔可打破？賣菜男子和老學究，比較那一種人稍易感化？

### 三三 放棄自由之罪

梁啓超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爲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卽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

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

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

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爲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乎？夫孰使汝自安於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

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三」言之，則謂之罪魁可也。

【注釋】

(一) 孔子修春秋，他所加的貶辭，都在主動的一人。

【問題】

放棄自由，何以比侵人自由的罪惡更大？

自安於劣、自甘於敗的

人，要怎樣使他覺悟？我國社會上，以何種人最放棄自由？

### 三四 貓的天堂

左拉<sup>1</sup>著 劉復譯

本篇從著者所譯法國短篇小說集上節取的

我有一隻安戈蘭<sup>2</sup>地方出產的貓，是一位姑母遺傳給我的。這貓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蠢畜生。瞧，這就是它向我講的故事，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它坐在溫暖的火爐旁邊講的。

#### 一

那時我是兩歲，我真是人家從沒見過的一隻最臃腫而又最顛預的貓。在那弱小的年齡，我還自負得了不得，以為這溫暖的家居生活，是我們做畜類應當痛恨的。可是多謝天公，他竟把我安排到了你姑母的手裏去！這位好太太真疼愛我。在一座櫥櫃的底裏，她給我鋪設起一間真正的臥室來。枕頭是羽毛做的，被蓋是三重的。食料也和臥具相稱。從不

1 Zo'a, Emilio

2 Angora



給麪包，從不給湯，給的盡是肉，而且是好的、煮得半熟的、帶着鮮血的肉。

好！在這種溫適的生活中間，我卻只有一個願望，只有一個夢想：就是要從窗洞中溜出去，到外面屋頂上去跳動跳動。你姑母的撫摩早叫我討厭了；牀上的軟適也使我膩煩得要作嘔了；我身體也愈長愈胖，要把我鬧出病來了。因此我整天的愁悶着，想要得到些快樂。

我應當向你說，把我的頸項伸長了，我就可以隔着窗看見對面的屋頂。那一天，正有四隻貓在那里相打，豎着毛，翹着尾，在藍色的石板上滾來滾去，曬着老大的太陽，賭着快樂的咒。我從來也沒有目覩過這樣的一個奇景。自此以後，我的信仰就固定了。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就在屋頂上，就在這一扇人家關得緊緊的窗的那一面。我也有我的證據：人家把櫥櫃的門都關得緊緊的，門的那一面可就是人家藏着的肉。

於是我就預備起逃走的計劃來了。在一生之中，除煮得半熟的、帶着鮮血的肉以外，總應當還有些別的東西。這東西就是「不可知」，就是理想。

一天早晨，人家忘了把廚房裏的窗子關上，我就捉空兒一跳跳了去，恰巧跳在窗底下的一個小屋頂上。

## 二

這屋頂多美啊！屋頂的四周，有水槽圍繞着。從水槽中，發出一種很甜美的氣味。我暢暢快快的循着這水槽走；我的腳就踏在槽底的爛泥裏。這爛泥的溫和與柔潤是無可形容的：我就好像在天鵝絨上走路一樣。天氣又好；太陽的熱力，把我身體中的脂肪都曬得融化了。

不瞞你說：我的四肢都在發抖。在我的快樂中，還夾雜着許多的恐慌。我所記得特別清楚的，是那時着了忙，幾乎站不穩腳，要從屋上跌

往地下去。原來是有三隻貓，從別人家的屋頂尖上滾到這邊，就對着我走來，很很的大叫。我嚇得幾乎暈倒；他們可把我當作個大傻瓜<sup>〔三〕</sup>，說他們這樣叫，只是開開頑笑罷了。於是我也混在他們一起叫。這種的大叫可真有趣啊！他們並不像我這樣的癡胖。我走路一不留神，踏到了太陽曬燙了的水槽邊，身體便球也似的滾翻了，他們就拿我大大的訕笑了一回。他們中間有一隻老雄貓，可對我特別要好。他願意指教我，我自然就接受了他這番好意而且謝謝他。

啊！現在是遠離了你姑母的溫存了，我要喝水就在水槽裏喝。那美味是調糖的牛奶決然比不上的。我覺得一切都好，都美。……

### 三

這樣散了一點鐘的步，我可餓極了。

我問我的朋友老雄貓：『我們在這屋頂上喫些什麼呢？』

『找到什麼就喫什麼，』他帶着一種學者的態度說。

這一個答語可叫我爲難了。我苦苦的找了一番，可什麼都找不着。

後來纔看見在一間破爛屋子裏，有一個年輕的做工女人，正在預備她的中飯。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一塊很好的肋條肉，顏色鮮紅，正配我的胃口。

『瞧，這可合用，』我自己點頭點頭的想。

於是我一跳就跳到了那張桌子上，啣起那塊肋條肉來。那做工的女人可看見了；她提起一把帚子來在我頸脊上死命的打了一下。我放去了肉就逃，把她很很的詛咒了一聲。

『你跑到你自己的村莊外面去了嗎？』老雄貓說。『那桌子上的肉，是預備給遠處的人喫的。你要找，應當在這水槽裏找。』

我從來也沒有懂得，爲什麼廚房裏的肉不是給貓喫的。此刻我的胃

，真在沒命的作難我了，而那隻老雄貓，可又叫我大失所望。他說：『我們應當等到晚上。到了晚上，我們就可以下了屋，到街上的垃圾堆裏去找食喫。等到晚上！』他可是這樣冷冷靜靜的說着，像個硬心的哲學家。而我，只是想到了還要挨這麼許久的餓，身體就不禁搖搖地欲暈了。

#### 四

夜是慢慢的來了。這是個有霧的夜，我幾乎給凍僵了。不久就下雨。雨是小的，可往身上直鑽，再加上一陣陣的風把它吹打着。

我們從一座樓梯頂頭的天窗孔裏下了屋。嚇！現在的街道，在我看來是多醜啊！它已沒有從前那樣的好熱光，已沒有從前那樣的老太陽，已沒有從前那樣的閃着光的白色屋頂，就是我們在上面暢心快意打滾的。階沿上滿是泥漿，腳走上去一步一滑。我這時候真苦苦的想到了我

那三層的被蓋，和那羽毛的枕頭了。

我們一到了街上，我的朋友老雄貓就寒顫了一會。隨後他把他的身體縮得小小而又小小的，沿着人家的門口，偷偷的走着，而且叫我快快的跟着他。後來走到了一家車房門口，他就連忙的躲在旁邊，口中嗚嗚然，好像很滿意的。我就問他：『我們爲什麼要這樣躲着？』

他說：『你沒有看見那人拿着個筐子和一個鐵鈎嗎？』

『看見的。』

『看見的就好啦！要是他見着了我們，少不得要把我們打死了油炙了噢！』

『油炙了噢！那麼這街道也不是我們的嗎？我們不能噢，可要給人家噢！』

幸而那時候，人家已經把垃圾傾倒在門口來了。我一堆一堆的去搜尋，可仍是大失所望。我只找着了兩三塊沒有肉的骨頭，而且還是在爐灰中擦抹過的。到了此刻，我纔知道那鮮肉中所含的汁液是多麼豐富啊！我那朋友老雄貓的搜尋垃圾堆，可真像個藝術家一樣。他帶着我一堆一堆的去拜訪，不慌不忙的，直到了天亮為止。這時我已挨了近乎十個鐘頭的冷雨，全身沒有一處不在瑟瑟的抖。啊！該死的街道！該死的自由！我是多麼的回想我那牢獄啊！

天亮了，大雄貓看我要軟癱下去了，他就換了一種聲口問我：

『這樣的生活你過夠了不是？』

『啊！夠了！』我說。

『你不要回家去呢？』

『那自然。可是，那里還找得到我的家呢？』

『你跟我來。昨天早晨你走出來的時候，我早就想，像你這樣一隻肥頭胖耳的貓，生來就不配享受自由中的艱辛的快樂的。我知道你的住處；我送你到門口就是了。』

這隻老實的大雄貓只簡簡的說了這幾句話。等我們到了門口時，他向我說：

『再會吧，』他也沒有向我表示一些別離的情感。

我叫道：『不行。咱們倆不應該這樣就分別了。你與我同到裏面去。我把我的牀和我喫的肉與你平分。我的女主人是一位好好太太……』

他沒等我說完，就搶着說：

『閉你的嘴！你這個蠢東西！在你那安樂窩中，我非死不可。你那種豐腴的生活，只有雜種賤貓覺得好。自由的貓決不願意把一個牢獄的代價來購買你所喫的肉和你那羽毛的枕頭。……再會吧。』



他又上屋去了。我看着他的大而瘦的影子，很舒適的和那初昇的太陽光互相撫摩着。

我進了屋子，你的姑母拿起揮帚來把我教訓了一頓，我也用我的深摯的歡悅之心承受了。我大大的領略了一番這溫暖而挨打的歡欣。當她打我時，我早在做着美夢，知道她打完了就要給我肉喫了。

## 六

我的主人啊，你瞧，——我的貓在爐火的前面，把身體伸得長長的，說出它的結論來，——真正的幸福與天堂<sup>[四]</sup>，就是關閉在一間有肉喫的屋子裏挨打。

我說的是貓的事。

### 【注釋】

(一) 法國自然派文藝的家始創者，他所著的小說，都傾向於描寫人生的黑暗面的。(18

49-1903) (一) 亞洲土耳其 (Asiatic Turkey) 的都會。(三)形容最沒有知識的東西。

(四)宗教家所稱，善人死後所住最安樂的地方。

【問題】

世間真正的自由快樂，要怎樣纔能得到？ 依人生活和自求生活，那一種能得到精神上的快樂？ 本篇作者的用意何在？

### 三五 魚兒

謝婉瑩

十二年前的一個黃昏，我坐在海邊的一塊礁石上。手裏拿着一根竹竿兒，繞着絲兒，掛着餌兒，直垂到水裏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釣絲，好像有魚兒上釣似的，我不時的舉起竿兒來看，幾次都是空的。

太陽雖然平西了，海風却仍是很熱的；誰願意出來薰着呵！都是我的奶娘說，夏天太睡多了，要睡出病來的。她替我找了一條竿子，敲好了鈎子，便拉着我出來了。

礁石上倒也平穩，那邊礮臺圍牆的影兒，正壓着我們。我靠在奶娘的胸前，舉着竿子；過了半天，這絲兒只是靜靜的垂着，我覺得有些不耐煩，便嗔道：『到底這魚兒，要吃什麼，怎麼這半天還不肯來！』奶娘笑道：『牠在海裏什麼都吃，等着罷！一會兒牠就來了。』

我實在有些倦了，便將竿子遞給奶娘。兩手叉着，抱着膝。一層一層的浪兒，慢慢的捲了來，好像要沒過這礁石；退去的時候，又好像要連這礁石也帶了去。我一聲兒不響，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隨着這浪兒，直到了水的盡頭，掀起天的邊角來，看一看；那多麼好呵！那邊一定是亮極了，月亮的家，不也在那裏麼？不過掀起天來的時候，要把海水漏了過去，把月亮濯濕了。不要緊的！天下還有比海水還潔淨的麼？牠是澈底清明的……

『是的，這會兒涼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來玩來了，』奶娘這句話，將我從幻想中喚醒了來；抬頭看時，一個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邊，正和奶娘說着話兒呢。他右邊的袖子，似乎是空的，從肩上直垂了下來。

他又走近了些，微笑着看着我說：『姑娘釣了幾條魚了？』我仔細

看時，他的臉面很黑，頭髮斑白着，右臂已經沒有了。那袖子真是空的。我覺我有點害怕，勉強笑着和他點一點頭，便回過身去，靠在奶娘肩上，輕輕的問道：『他是誰？他的手臂怎……』奶娘笑着拍我說：『不要緊的，他是我的鄉親。』他也笑着說：『怎麼了，姑娘怕我麼？』奶娘說：『不是，姑娘問你的手怎麼了。』他低頭看了一眼袖子，說：『我的手麼，我的手讓大礮給轟去了。』我這時不禁抬頭看看他，又回頭看看那礮臺上隱隱約約露出的礮口。

我望着他說：『你的手是讓這礮臺上的大礮給轟去的麼？』他說：『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時候受了傷的。』我想了一會兒，便說：『你們多會兒打仗來着，怎麼我沒有聽見礮聲！』他不覺笑了，指着海上——就是我剛纔所想的清潔光明的海上——說：『姑娘！那時還沒有你呢，我們就在那邊一個月亮的晚上，打仗來着。』我說：『他們必是開礮

打你們了。」他說：『是的，在這礮火連天的時候，我的手沒有了，掉在海裏了！』這時他的面色漸漸的泛白起來。

我呆呆的望著蔚藍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說：『那一次你們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記得……』他說：『可不是麼？我還是逃出命來的，我們同隊幾百人，船破了以後，都沉在海裏了；只有我和我的兩個同伴，上了這礮臺了。現在因著這一點勞苦，餉銀比他們多些，也沒有什麼吃力的事情做。』

我撫着自己的右臂，說：『你那時覺得痛麼？』他微笑說：『爲什麼不痛？』我說：『他們那邊也一樣的死傷麼？』他說：『那是自然的，我們也開礮打他們了，他們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沉在海裏了。』我凝望着他說：『既是兩邊都受苦，你們爲什麼還要打仗？』他微微的歎息，過了一會說：『那裏是我們……是我們的艦長「」下的號令，我們不

能不打，不能不開礮呵！』

礮臺上的喇叭，嗚嗚的吹起來，他回頭望了一望，便和我們點一點首說：『他們練習礮術的時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看他們，再見罷！』

\* \* \* \* \*

他自己受了傷了，嘗了痛苦了；還要聽從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去開礮，也教給後來的人怎樣開礮，要叫敵人受傷，叫敵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裏了——那邊呢？也是這樣，他們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做這樣的工作——

海水推着金赤朗耀的月兒，從天邊上來。

海水裏滿了人的血，他聽憑飄在他上面的人類，彼此流下血來，沾染了他自己，他仍舊沒事人似的，帶着血水，噴起雪白的浪花，——

月兒是受了這血水的洗禮<sup>三</sup>，被這血水浸透了；他帶着血紅的光，

停在天上，微笑着看着他們做這樣的工作。

清潔！光明！原來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說：『姑娘，晚了，我們也走罷！』

我慢慢的站了起來，從奶娘手裏，接過竿子，提出水面來，——鈎上忽然掛着金赤的一條魚。

『牠在水裏什麼都吃，』牠吃了那兵丁的手臂，牠飲了從那兵丁傷處流下來的血。牠在血水裏養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摘下那魚兒來，仍舊拋在水裏。』

奶娘却不理會，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子，一手拉著無精打彩的我，走回家去。

月光之下，看見礮臺上，有些白衣的人，圍著一架明亮奪目的東西，——原來是那些兵丁們正練習開礮呢。



## 【注釋】

(一) 海軍官名，統轄全艦官佐士兵，及管理艦中各事的長官。(二) 信奉基督教者，必當衆設誓，用水以取潔淨，謂之受洗禮。

## 【問題】

因作戰而受傷的人，所得的代價是甚麼？因作戰而犧牲生命的，又得到些甚麼代價？凡練習礮術的，對於這已給大礮轟去手臂的兵丁，應有怎樣一種感想？

### 三六 二漁夫

莫泊桑<sup>1</sup>著 胡適譯

巴黎圍城<sup>三</sup>中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喫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喫呢。

正月間（一八七一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時候，忽然擡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

1 Maupassant, Guyde

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

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倆兒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倆兒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面上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寥寥幾句話，儘夠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歎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

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再去釣魚呢！』

說到這裏，兩人走進一家小酒店，喝了一鍾燒酒解悶。喝了出來，還同着散步。

忽然麻利沙停住腳，問他的朋友道：『我們再喝了些燒酒罷？』蘇活說：『隨你的意。』於是兩人找了一家酒店，再喝了些燒酒。

喝了出門，兩人的脚步便有些不穩了。原來他倆兒肚子都是空空的，酒入餓肚，更易發作；到了外面，被冷風一吹，醉的更利害了。走了

一會，蘇活忽然停住脚，問他朋友道：『我們再去，你說好麼？』麻利沙問道：『那裏去？』蘇活說：『釣魚去。』問道：『那裏去釣呢？』蘇活道：『到我們的老地方去。法國的守兵屯在閣龍的附近，帶兵的杜木能中尉是我的熟人，他定許我們出去的。』麻利沙聽了大喜，說道：『妙極了，我一定來的。』

兩人約好了，各回家去，取了魚竿、釣絲；不到一點鐘，他倆兒同行出城。不多一會，到了杜中尉駐兵的所在。中尉聽了兩人的要求，笑着允許了。兩人得了出入的暗號，辭了中尉，再向前行。

不多時，他兩人離法國守兵的汛地已遠了。他們穿過閣龍，走近瑟恩河邊許多葡萄園子的外邊。那時已是十一點鐘了。前面便是阿陽泰村，望去好像久沒有生氣了；再前面便是矮曼岡和散鸞岡兩座高岡，下望全境，底下一片平原，全都空無一物，但只見鉛色的泥土和精禿的櫻桃

樹罷了。

蘇活手指高岡說道：『那上面便是普魯士兵了。』兩人對着這種荒廢的鄉村，心中頗不好過，他們雖不曾見過普魯士的兵，但這幾個月以來，巴黎人的心中誰沒有個普魯士兵到處殺戮搶掠的影子呢！這兩個朋友走到這裏，心裏頗覺又恨又害怕這般不曾見過的普國兵。麻利沙開口道：『我們倘碰着些普魯士兵，如何是好？』蘇活笑答道：『我們送他們幾條魚就是了。』嘴裏雖如此說，他倆兒却到底不敢冒險前去，因為這裏四面寂靜，無一毫聲響，很可使人疑懼。後來還是蘇活說道：『來罷，我們既到這裏總須上去，不過大家小心就是了。』

兩人躲在葡萄園裏，彎着腰，在葡萄藤下低着行去。過了葡萄園，還須過一片空地，方到河岸。兩人飛跑過了這塊空地，到了岸邊，見蘆柴很長，便躲在裏面。麻利沙把耳朵伏在地上，細聽左近有無脚步聲響

。聽了一會，聽不出什麼，料想這裏是沒人的了；兩人把心放下，便動手釣魚。

前面便是馬浪島，把他們遮住，使對岸的人看不見他們的所在。島上一個飯店，門也閉着，很像幾年沒人來過的樣子。

蘇活先釣得魚，麻利沙隨後也釣着了。兩個釣魚朋友接着釣上了許多魚，高興得了不得。他們帶了一副密網，把釣着的魚都裝在網裏。他兩人許久不到這裏了，如今重享此樂，好不快活。那太陽的光線正照在兩人背脊上，兩人都出了神只顧釣魚，別的什麼事都不管了。

忽然轟的一聲，地震山搖，原來敵軍又開礮了。麻利沙回頭一看，望見左邊岸上一陣白煙，從鞮勒寧山上衝出來。一霎時，第二陣又響了。過了幾秒鐘，又是一礮。從此以後，那山上接連發礮，礮煙慢慢地飛入空中，浮在山頂上，像雲一般。

蘇活把兩肩一聳，對他朋友說：『他們又動手了！』麻利沙氣忿忿的答道：『人殺人殺到這樣，豈不是瘋子麼！』蘇活道：『這些人真是禽獸不如了！』麻利沙剛釣上一條小魚，一面取魚，一面說道：『一天有政府，一天終有這些事，想起來真可恨！』蘇活道：『要是民主政府，決不致向普國宣戰了。』麻利沙接着說道：『君主的政府便有國外的戰爭，民主的政府便有國內的戰爭』，終免不掉的。』兩人越說越有味了，遂細細的議論起政府來了。談了一會，兩人都承認人生無論如何終不能自由。那時鐵勒寧山上的大礮不住的響，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的生命，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

蘇活歎口氣道：『人生不過如此！』



麻利沙答道：『不如說死也不過如此！』

兩人話尙未了，忽聽得背後有脚步聲響，急忙回看，只見身後來了四個高大有鬚子的兵，衣服都像巴黎的馬夫一般，頭上各戴平頂小帽。四個人把四桿鎗對住了這兩個漁人。兩人嚇了一跳，手裏一鬆，兩條魚竿都掉下水去了。不到幾秒鐘，兩個人都被網起，裝上一隻小船，載過河送到馬浪島上。

島上那間飯店，初看似久沒人到的，其實裏面藏着二十多個普魯士兵。有一個滿臉鬚子的大漢子，坐在一張椅上，嘴裏啣一條長柄的煙袋，說着很好的法國話，對他倆兒道：『你兩位今天釣魚的運氣不壞麼？』那時一個兵把他兩人所釣得的一網魚放在那兵官的腳下。那兵官看了微笑道：『倒也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探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

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的。你們假裝釣魚，想矇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的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是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鞞勒寧山上的大礮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十二個兵，拿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眸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流出來。

那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網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網好了，擡去河邊。

那時鞮勒寧山上的大礮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擡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

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

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

### 【注釋】

- (一) 亦譯作莫泊桑，法國自然派的文學巨子，和左拉齊名。(1850—1893) (11)西紀1八七〇年，普、法兩國開戰，法軍失敗，巴黎被圍，至一八七一年九月，始訂約講和。
- (二) 譯者原注：普、法戰爭，始於法帝拿破侖破命，及法軍在西丹一役戰敗後，帝國也就破壞，巴黎市民，便宣告民主政府，自爲城守。
- (三) 譯者原注：此時正在美國南北戰爭後五年，所云「國內戰爭」，就指美國。

### 【問題】

戰爭所得的代價，是些甚麼？人民爲戰爭而犧牲，要怎樣才出於

自願？ 二漁夫的犧牲，可有甚麼價值？

三七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葉紹鈞

從車上跨下，急雨如惡魔的亂箭，立刻溼了我的長衫。滿腔的憤怒，頭顱似乎戴着緊緊的鐵箍，我走，我奮疾地走。路人少極了，店舖裏鬍鬚也很少見人影。那里去了！那里去了！怕聽昨天那樣的排槍聲，怕嗅昨天那樣的急射彈，所以如小鼠如蝸牛般蜷伏在家裏，躲藏在櫃檯底下麼？這有什麼用！你蜷伏，你躲藏，鎗聲會來找你的耳朵，子彈會來找你的肉體，你看有什麼用？

猛獸似的張着巨眼的汽車衝馳而過，水泥濺污我的衣服，也濺及我的項頸，我滿腔的憤怒。

一口氣趕到老鬧捕房的門前，我想參拜我們的火伴的血跡，我想用舌頭舐盡所有的血跡，嚥入肚裏。但是，沒有了，一點兒沒有了！已給

仇人的水機沖得光光，已給腐心的人們踐得光光，更給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緊，我想血總是曾經淌在這地方的，總有滲入這塊土的吧。那就行了，這塊土是血的土，血是我們的火伴的血，還不夠是一課嚴重的功課麼？血灌溉着，血溫潤着，行見血的花開在這裡，血的果結在這裡。

我注視這塊土，全神地注視着，其餘什麼都不見了，鬚髯已把整個兒軀體融化在裏頭。

抬起眼睛，那邊站着兩個巡捕，手鎗在他們的腰間；泛紅的臉肉，深深的紋刻在嘴圍，黃的睫毛下閃着綠光，似乎在那里獍笑。

手鎗，是你麼？似乎在那里獍笑的，是你麼？

是的，是的，什麼都是，你便怎樣！我鬚髯看見無量數的手鎗顛頭



，聽見無量數的猙笑的開口。

我吻着嘴唇嚙下去，把看見的聽見的一齊嚙下去，如同嚙一塊糙石，一塊熱鐵，我滿腔的憤怒。

雨越來越急，風吹着把我的身體捲住，全身溼透了，傘全然不中用。我回身走纔來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個，六七個，顯然可見是青布大褂的隊伍，——雖然中間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彩子的斷髮的女子，——他們有的張着傘，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亂淋。

我開始驚異於他們的臉，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嚴肅的臉，有如崑崙的聳峙；這麼鬱怒的臉，有如雷電之將作；青年的柔秀的顏色退隱了，換上了壯士的北地人的蒼勁。他們的眼睛冒得出焚燒掉一切的火，吻緊的嘴唇裏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齒，鼻頭不怕聞血腥與死人的屍臭，耳朵不怕聽大礮與猛獸的咆哮，而皮膚簡直是百鍊的鐵甲。

佩弦的詩道：『笑將不復在我們唇上！』用以歌詠這許多的臉，正是適合。他們不復笑，永遠不復笑！他們有的是嚴肅與鬱怒，永遠是嚴肅與鬱怒！

似乎店鋪裏人臉多起來了，從家裏纔跑來呢，從櫃檯底下纔探出來呢，我沒有工夫想。這些人臉而且露出在店門首了，他們驚訝地望着路上那些嚴肅的鬱怒的臉。

青布大褂的隊伍便紛紛投入各家店鋪，我也跟着一隊跨進一家，記得是布匹莊。我聽見他們開口了，差不多掬示整個的心，涌起滿腔的血，這樣真摯地熱烈地講說着。他們講及民族的命運，他們講及羣衆的力量，他們講及反抗的必要；他們不憚鄭重叮嚀的是「咱們一夥兒！」我感動，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夥的臉比較地嚴肅了；沒有話說，暗暗顛頭。

我跨出布匹莊，『中國人不會齊心呀！如果齊心，嚇，怕什麼！』這句帶有尖刺的話傳來，我回頭去看。

是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蒼黯的膚色標記他是在露天出賣勞力的，眼睛裏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錯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這樣簡要精鍊的話來，你偉大！你剛強！你是具有解放的優先權者！我虔敬地向他點頭。

但是，恍惚有藍袍玄褂小髭鬚的影子在我眼前晃過，玩世地微笑，又髭鬚鼻子裏發出輕輕的一聲『嗤。』接着又晃過一個袖手的，漂亮的嘴臉，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袖手的幻滅了，抖抖地顯現一個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黧棘的眼睛，如兔的顫動的嘴，含在喉際，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聲『怕！』

我倒楣，我如受奇辱，看見這樣等等的魔影！我憤怒地張大眼睛，

什麼魔影都沒有了，只見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詛你們：你們滅絕！你們銷亡！你們是攔路的荆棘！你們是火伴的牽累！你們滅絕，你們銷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永遠不存一絲兒痕跡於這塊土！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嚴肅的鬱怒的臉，有露胸朋友那樣的意思；「咱們一夥兒」，有救，一定有救——豈但有救而已！

我滿腔的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樣的話在路上吧？我向前走，依然是滿街惡魔的亂箭似的急雨。

【注釋】

(一) 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各大學學生，爲了日人所設的紗廠內殘殺華工顧正洪，和租界工部局預備厲行編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等，到處演講帝國主義的罪惡，當時被南京路老閘捕房捕去多人。後來一部分學生仍在該處會集，老閘捕房中即向羣衆開槍，當場死

傷很多，造成空前的大慘劇，本篇所述，便是在慘案發生後下一天的情景。

【問題】

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是怎樣養成的？五卅慘案羣衆的犧牲，有甚麼價值？微笑、漂亮、惶恐這三種魔影，那一種最令人見了憤怒？

### 三八 街血洗去後 鄭振鐸

！  
什麼事也沒有如「五卅」大殘殺事件發生得出我意外，使我驚怖了！

那日的下午五時，我坐車至大慶里，到一家書舖裏去看看有什麼「線裝書」好買。車子剛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覺得道路上的情形與往日絕不同。電車是照樣的開行着，汽車、人力車也川流似的駛走着，兩旁商店照樣的開着門歡迎顧客。行人道上擁擠着人羣與往日一切相同。然而總覺得有一種絕不相同的氣象在！人人都停立在那里，好像被什麼大驚駭嚇得癡呆了。由眼睛中顯得出有的人是帶着大恐怖的情緒，有的人是帶着疑問而不意的驚恐。我呢，自然也是疑問而驚恐着。

車子走在南京路，看見兩旁站着許多氣概凜然態度兇橫的英捕，與

不穿制服而帶着槍械的英人，有的橫立在路中，好像有什麼嚴重的警備。是火災，是什麼大盜警罷，我這樣的想着。市政廳與雲南路口一帶，戒備得尤嚴。情形更不對了，有好幾家店鋪是閉上了鐵門，駐足而觀的人更多。

車子停在大慶里口，平素深夜絕不關閉的里門，現在也閉上一扇。我問車夫：『什麼事發生了？』他說：『打殺人，打殺人！』我也不能細問，便下車進了里門，到那一家熟悉的書鋪裏去。我見他們的店夥，都擁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門口看什麼東西。我也擠出去一看，什麼也沒有，只是街上的人絕多，多帶着驚恐未定或疑問而驚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麼空前的大事發生。奔進書鋪，去問舖主，——我的一個朋友。『什麼事？什麼事？』我問他。他道：『學生鬧事，不得了！不得了！巡捕開排槍，打殺了幾十個學生。』這如一個震天動地的大霹靂，使我驚

嚇得好一會不能開口。我如在夢中，這也許是在做夢罷！南京路，開排槍，殺死學生，這幾件事怎麼會聯結在一處的？我絕不相信，絕不相信。我的朋友接說道：『早晨，有許多學生被捕入巡捕房了。下午一時許，他們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隊講演，白旗滿街飄揚着，車馬都不能通行，巡捕捉去了好些學生，路人與其餘的學生，都跟了被捕的學生走，有好幾萬人，好幾萬人，擁擠在老關捕房之前，於是巡捕開槍了！』我於是才知道這居然是真實的大事變，不是夢，絕不是夢，我全身似爲憤怒的火所燒灼着。我叫道：『就是學生講演，也不至於被殺死呀！南京路，南京路，怎麼會放起排槍來！』也顧不得我的朋友，只當他是捕頭，在嚴厲的質問着。『我們且出去看看罷。』

於是我們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車上所見的。有一家店鋪，正在打掃破玻璃。『這定是被流彈打碎的，



「我想着。街道上是一然的灰色，並不見有什麼血跡。——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被沖洗去了。——要不是羣衆如此的驚駭而擁擠着，我幾乎不能相信一點三十分鐘之前，在這裡正演着一齣大殘殺的活劇！再走下去，行人漸少，看不出什麼緊張的空氣，只有幾個人靠在店櫃上驚奇的偶語着。

夜，我又與一位前輩同到南京路去。燈火閃耀的明亮着，語聲、笑聲、笙歌聲、依然的。店門大張着，顧客陸續進出，依然的。要不是老開捕房門口戒備森嚴，要不是巡捕騎在馬上，手執着鞭，跑上行人道，在驅打人，我絕不相信下午是有空前大殘殺事件發生。轉了一彎，看見寧波同鄉會前擁擠着許多人。我們一驚，以爲又出了什麼大事。懷着戒備心走近一看，原來是南方大學平民學校在那里開游藝會！

【問題】

學生爲愛國運動而犧牲，書鋪中人如何稱他做鬧事？路人跟着被捕的學生，是否爲同情於愛國運動？聽到了大殘殺後的語聲，笑聲、笙歌聲，應起怎樣一種感想？

### 三九 安南<sup>〔一〕</sup>人休矣

袁中道

本篇採自文學週刊

船停西貢<sup>〔一〕</sup>的第二天，我們同去逛西貢公園。據說這裏是西貢很有名的場所，裏面的建設都是法國式的，稀奇古怪的動物實在不少。但因空氣潮濕得要命，我們約略兜了一圈，就打算僱車回船。剛出門，鄭君提議照相，正在撥機的時候，驀地從背後走出一位黑牙土黃臉的安南巡捕。他惡狠狠地指手劃腳要我們往西走，同時掏出警笛做手勢，如果我們再不聽命開步，彷彿就要鳴笛捕盜了。這真使我們窘極：一來言語不通，二來情節離異，除出俯首從命以外別無辦法的了。好吧，只有垂頭喪氣地跟着他走，反正，大不了就是一個死；偏會死在安南人的手裏，也是幸福。湊巧得很，當這一剎那間，我們遇着同船的法軍官了。承他

們的情，證明我們是去法的學生，總算逃出虎口了。老實說，在先我對安南人抱有相當的同情，現在可有些猶豫了。他們甘心做帝國主義者的奴隸，這與我們是滿不相關的，爲什麼竟來欺侮人地生疏的我們呢？如果我們犯了什麼規則，也理應溫和地指點我們，決不能用這樣惡毒的手段來侮辱。回憶那種凶惡的粗笨的醜態，真使我恨入心肺了！嘿！說起來可恨復可憐，安南人這樣的不自振作，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漆黑的牙齒，這大概與烏烟<sup>三</sup>有糾葛吧！據一位同船的華僑說，多數安南人早晚總要抽些烏烟的，怪不得講起話來嗚嗚咽咽像小羊叫。最使人厭惡的，就是老小男女都赤着腳，裸着膊，滿不在乎的在街上亂攢。『也許是時候太熱的緣故吧！』我的友人皺起眉頭很不適意的說。不，決不，這是很明白的事；旅居在西貢的外僑，沒有一個不是着鞋襪的，難道他們是不畏熱的另一種動物嗎？這種懶惰成性的可憐民族，真的難以救藥了！

從西貢上船的有幾位去法的安南學生，當初，我意想：他們至少比無智識的安南人靈巧些，那裏曉得半斤對八兩，滿臉的豎氣，兩只瘟豬眼似的眼裏寶藏着一百二十分的奴氣。最失望的，居然會吐出破天荒的妙論來：『從前是中國的安南，現在是法國的安南了！』怪不得一見我們就想躲避，原來與我們是勢不兩立的呢！也許疑心我們是什麼主義的宣傳者。總之，安南人是難以救藥了！或者有人會說我罵得太刻薄，過分；但事實是如此，我絲毫也不去冤枉了他們的。『這是法國人壓迫得太凶毒的緣故吧。』不錯，然而他們甘願做一輩子的奴隸，也是無可諱言的了。嗚呼，安南人休矣！

現在，船快近哥倫布<sup>1</sup>了，我很想知道那裏的民族是怎樣過活的，大概不至於與安南人一樣的吧！

【注釋】

(一) 古稱交趾，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東部。自秦漢至唐，都入中國的版圖。——秦時屬南海象郡；漢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及象林縣；唐置安南都護府，——宋以後改爲藩國。明成祖時嘗改爲行省，後仍爲藩屬。民國紀元前二七年，割給法國，遂被法國併合。(二)亦譯作柴棍，是安南的首邑，距離西貢河口三五哩。港口很深，能容巨舶出入，現爲法領印度支那的軍商要港。(三)雅片的俗稱。(四)亦譯作哥倫坡，在印度錫蘭島 (Ceylon) 西岸，是東西洋航路的衝途。

### 【問題】

對安南人爲甚麼要抱相當的同情？對甘心做帝國主義者的奴隸，應起怎樣一種感想？要扶助弱小民族，須從甚麼地方入手？

## 四〇 文明的曙光

須林娜<sup>1</sup>著 胡愈之<sup>2</sup>譯

那時我還是一個沒到九歲的小孩子，一天早晨，在我家所住的那個山峯上出去散步。太陽還沒有起來，山上的草濃濃的被着露水。我轉背望去，在我後面的長而多草的山坡上，看得出我自己的脚印。我再走去，到了一處，有一條小溪流着，向懸崖衝下，注入下面的深谷。溪的兩岸，土壤很是鬆軟。有一處岸旁泥土，沖成一個廣約數呎的小小島嶼；溪水從四面流過。島上長着野薄荷，一枝開着黃花的野草，和許多柔軟的草本。我在岸旁一棵矮小的橄欖樹——在這裏附近只有這一棵樹——底下坐着。島上植物都被夜來的露水遮得烏壓壓的，這時候太陽還沒有起來哩。

我因爲晚上不能安睡，所以這樣的清早便起來了。我的心坎裏煩悶

得很；我那顆心兒很苦痛，像有一柄小尖刀在那裏宰割似的。我似乎覺得全個世界都有些不對。凡是多感的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時常會起不了解或不安、不平的一種感慨；但是我那時所感慨的，卻不單是這個，我覺得全個宇宙都壓迫在我的身上哩。

在我生長的地方，戰爭是一件極尋常的事。我在幼年便聽得戰鬪、流血、奔逃等事，都是目睹其事或身歷其境的人告訴我的。在那邊，黑人時常被白人殘害屠殺<sup>〔三〕</sup>；他們的土地被白人奪了去，用精良的武器守衛着；便在我家的近鄰，這等事情也時常有的。我也知道白人和黑人怎樣地互相廝殺，要是弱的不肯降服，強的便怎樣地把弱的絞死。而且我也親眼見過白人怎樣地役使黑奴<sup>〔四〕</sup>，甚至於全不措意他們的幸福。有過三次，我看見一頭牛拉着笨重的車輛，竭力掙扎着爬上山頂去，他的口鼻裏都是血和白沫；不久，我便見他在皮鞭下倒斃了。在下面狹谷中的



叢林裏，我又見過許多長尾的小獼猴，被人家用槍擊死，——不是爲什麼，只是爲娛樂罷了。還有樹林裏的山雞、斑鳩等等，在我看來，是何等地美麗，卻也不免和獼猴遭同樣的結果。有幾次，我又看見許多犯人在這條路上工作，他們腰旁、足旁的鐐銬釘鐺地響着。他們野蠻一般的容貌，何等地可怕；人見了只有憎惡、恐怖，再沒有愛他們的了。我所以清早便起來，帶了些烟葉擲在路旁，希望他們拾了去。我時常要和他們說：『有些人愛你們哩，』但是荷槍的兵士卻時常監督着他們。有一次，我又看見一羣家狗圍攻着一隻陌生的野狗，那隻野狗卻並不懷着惡意的。我雖然儘力想去救牠，但終於眼見牠被牠們咬得粉碎了。人爲什麼要這樣地互相壓迫呢？強的爲什麼定要殘害弱的呢？我們爲什麼喜歡幹怨恨、殘殺的事情呢？這是什麼來由？世界到底是怎樣的世界？唉！我爲什麼要生在這樣的世界裏呢？

我的心坎中那柄小尖刀似乎刺得更深了。

於是我坐著瞧那又小、又溼的暗黑的小島。太陽出起來了，光線射過長而多草的山坡，照澈那水中央的小小島嶼；葉呀，花呀，草呀，都放出燦爛的金色；上面的露珠閃爍著像金剛石一般；四周的溪水流著，放出萬道金光。我見了這種美景，煞是悅目，心裏便不由的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這種感覺幾乎不是文學家所能描寫出來的。我好像看見一個世界，在這世界裏，人和動物無怨戾，亦無殘殺；強的扶助弱的；人類都互相了解，互相寬恕；只是合力互助，誰也不想去害誰。這一種幻境，竟像是相去不遠，好像就在我的近旁，我自己也在其中。這時候，我坐在那邊，心裏忽起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這種愉快——除了一次之外——我生平卻從未經驗過哩。

於是我坐在那邊，太陽漸漸的升高了，我的背上曝得熱烘烘的，晨

光已照徧了各處。那幻境漸漸的隱去了，我於是起首沉思，起首問我自己：那種光榮的日子如何能實現哩？現在的世界，動物和動物都相互掠奪；人類呢，是最強有力的動物，便也掠奪得更爲利害。像這樣的世界，是能久長的嗎？於是我的心重復返到晚上的那種暗黑的思想裏去。眼前的世界裏，小小的蟻獅<sup>〔五〕</sup>在沙中掘了穴洞，在裏面藏着身子，預備那小螞蟻落下，好果牠的腹；還有虎、豹等閃着黃色的眼睛，在樹林裏伺候着，等那些鹿兒、羊兒到泉邊來喝水；至於幾千百萬的人們呢，用盡了他們的智慧，他們的奇異的手，專去殺害別人。這樣的世界還會有希望嗎？世界是這樣的世界！我又是什麼？一個微小可憐的弱蟲，比微塵中的微塵還小，幾乎是件不可分辨若有若無的東西！我有什麼用處？便是舉起我的手，大聲疾呼，又有什麼相干？大世界不是仍然在那裏進行嗎？

難道老是這樣，任憑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不會改變的嗎？我的心上的琴弦、越發緊張起來了。一個微小可憐的無望的弱蟲！我怎能阻止一個人去殘殺動物，我又怎能阻止一個武裝的人去殺人呵？假如我的心血已燒得沸騰了，難道我對於傷害我或傷害別人的人也決不會發生怨憤和仇恨的嗎？要世界存在就應該是這樣的，那也沒有法！但是生了我作什麼的呵？有了宇宙又作什麼的呵？

於是我坐在那邊又起了一種感想，那種感想後來在我的一生是時時觸動我的心緒的。大旨是這樣：——你既不能任着你的意志，改變外部的廣大的世界，你也許不能打斷一條馬鞭；你不能阻止一個武裝的人去殺人，你也許不能打開犯人手上的鐐铐；你甚至不能把你自己的心靈改換一下，使不要怨恨憤怒；大世界照常的進行，你不能奈何他；但是却有一件事——只一件事是你能做的：在宇宙間無限細小的一點，是你的

意志所佔領的位置，在那邊你便是上帝，可以儘你盡力去做，沒有人可以阻當得你。你自己的心可以剿滅一切的仇恨；當你起一種欲望，要想加害於傷害你或傷害別人的人時，也惟有你的心可以剿滅這一種欲望。不要以爲這個心太懦弱、太沒用，當苦痛和罪惡來時，你的心只要說：『我在這裏，可是很小、很細、很微弱，但是凡我所能做的，我要盡力給你去做，你所能做的惟有這個！這樣做去罷！這個決不是毫無效益的！』於是我心中又起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但大旨是這樣：——你也是大宇宙的一分子，你所儘力尋求的，別的也在那裏尋求；在宇宙中沒一件事是完全孤零的，你不過是在向着某事活動罷了。

那一日早晨，我從草坡上回到家裏的時候，我雖然又回復了舊生活，但是心裏卻不覺其煩悶了。我已不願死，也不願沒有宇宙了。我的生活

已有了一個目的；雖然我未必能達到這個目的，但是總有一個時候，總有一處地方，那目的是存着。我是並不孤零哩！

自從那一日之後，到現在已有幾十年了。但是這常是我生活中最重  
要、最難忘的一件事。便是最黑暗的時候，那光明是永不曾絕滅的。

在過去的長久的年月中，我變爲成人；凡小孩子所不知的事物，我已見過許多了。

在我的生身之鄉，我親眼見了大戰爭的恐怖。家屋被焚燒着，化成了灰燼。幾千幾百的婦女和小孩都被屠戮。有許多我所認識的人，因爲反對外人輸入本地，遭人家縛在椅上槍斃了。在世界的各大都市，我到處看見在上階級怎樣的壓抑在下階級。許多的男人們、女人們吸着他們的屬下的汗血，他們自己並沒增加了精神的美和愉快，倒反害了充血病；而那些被吸食的人們，因此弄得消瘦窮苦得不堪。在我自己的靈魂裏

，我覺得有一種性情，竭力排斥我自己所尋求的那種理想，這是小孩子所不會覺到的。我曾經從世界的可怖的各方面細心考察過，公共生活呀，政治呀，外交呀，國際關係呀，在可怖的放大鏡之下，人類靈魂便現出貪婪、野心、凶殘、詐偽的種種惡相。這一種放大的情形，好不猙獰可怖，幾乎使人要嚷出來：『爲什麼不找出一塊海棉來，把地球上的人類抹一個乾淨呢？地球已給人類沾污了呵！』所以我相信在個人和較大的社會組織裏，把人類天性中的初民的利己本能盡力排除，這是人類的生死關頭；我們應該盡個人的力量幹去，到死方休；更應該竭人種全體的力量幹去，繼續不息。我不能做以虛爲實的事，我不能閉着眼睛說：世間凶殘暴戾以及心靈的、肉體的痛苦都是沒有的。我曾經親眼看見了許多斷絕人類希望的事實；可是便在最黑暗的當兒，那天早晨得到的那種意識，卻仍舊不棄我而去，因此使我得到一線的光明。正像一個人溺

在海裏，幸而一手抓住了一塊巖石，所以浪花雖然從他的頭上衝過，他卻很是鎮定哩。

但是在過去的許多年中，人事已經過不少的變遷了。那在幼年時，不過當作一種幻想的，當作一剎那的曖昧之光的，甚至於不能用言語形容的東西；在長時期的生活經驗中，卻變成了一種希望。這種希望我以為是很合於理的，在人類性情、人類生活進化之後，是必須採用的。

在地球上，總有這時候、總有這地方罷！

【注釋】

(一)亦譯作須萊納爾，南非洲女著作家。(1859—) (二)現代著作家。(三)非洲的大部分，都是黑色人種，因為民智不開，日漸衰弱，常受歐洲白色人種的殘殺；有好許多地方，也就做了英、法諸國的殖民地。(四)歐、美各國，舊時常販賣黑人去充當苦力，所以稱做黑奴，從美總統林肯提倡解放黑奴後，歐、美各國，也就漸漸禁止這暴虐的行爲了。(



五) 是一種專食蟻類的動物。

【問題】

黑人爲甚麼這般野蠻？ 全世界的人類都能合力互助，要怎樣纔可實現？ 爲甚麼要排除人類天性中初民的利己本能？

